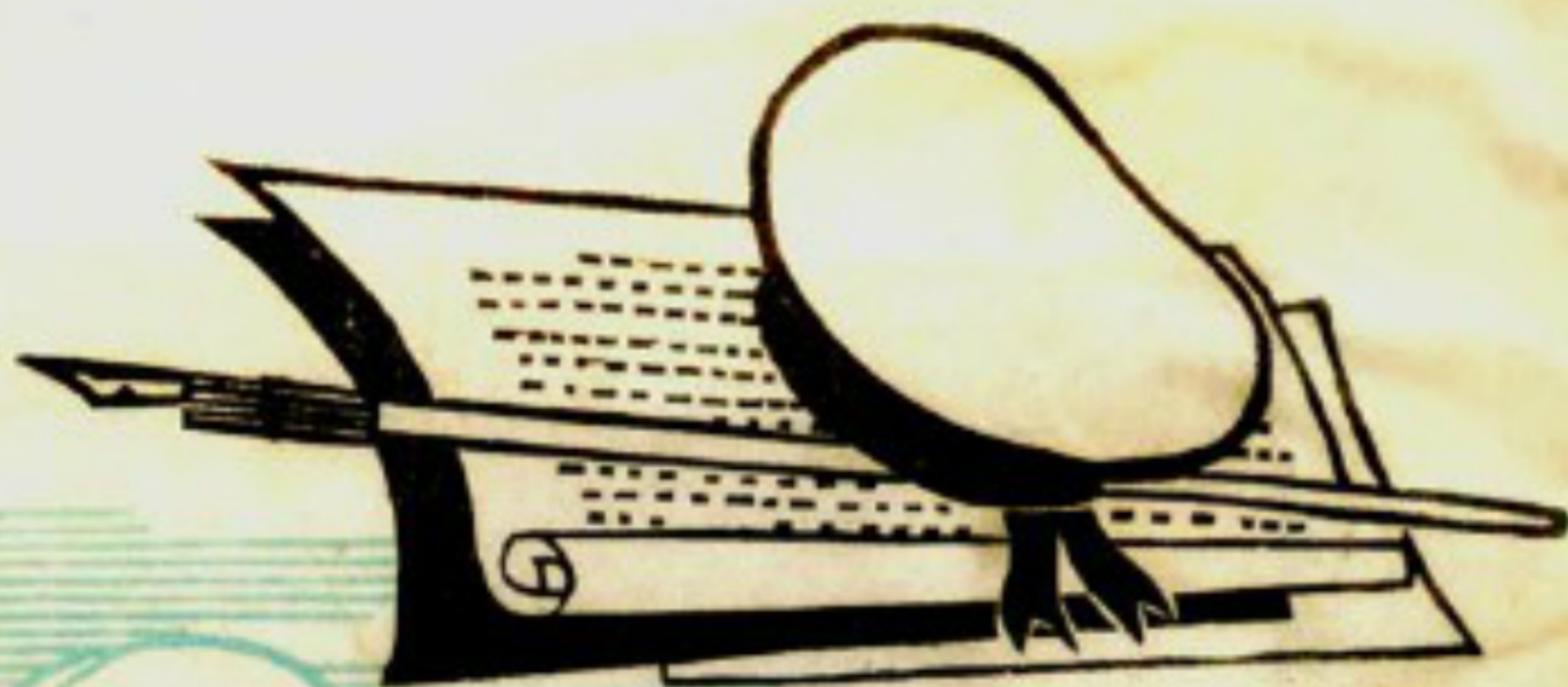


海軍小叢書之九

海軍採訪



海軍總司令部新聞處編印

海軍採訪

目錄

- 一、桂永清將軍訪問記
- 二、南行散記
——海、海軍與海疆
- 三、靜靜的澎湖
- 四、烟威永壽
- 五、海上的「峨嵋」
——乘中國最大兵艦巡行東南海的日記
- 六、第二批官兵赴英接艦剪影
- 七、中華海軍學員在英受訓中
- 八、海軍光榮的一日
- 九、觀日賠償艦接收典禮記

海軍採訪目錄

鐵面 李爾
李爾 李爾
李爾 李爾
徐佳士 齊國勳
王白虹 王白虹
汪宗藩 汪宗藩
林漢達 林漢達

海軍探訪目錄

二

十、海軍軍官學校素描

員文

十一、中國新海軍的搖籃

抗舟

——青島海軍訓練團

十二、參觀傷艦醫院

陳常煜

——浮塢「立品」號特寫

十三、第一艘印艦到京訪問

十四、記海軍浦口工廠

十五、記海軍新聞工作者

誠雲

桂永清將軍訪問記

鐵面

中國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將軍，今日正肩負着保衛半壁河山的重寄。二次大戰後，太平洋時代指標的轉移，時代之波濤正頻頻叩喚中國巨人的興起。來擔當衛護世界和平的主人。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甲午之役」，是中華民族退出海上舞台的界碑。經歷了八年抗戰，獲得勝利，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海軍總司令部正式成立。正意味着重建海軍的序幕開始。桂將軍的任務，是要從陳舊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座海上萬里長城。這任務是空前的艱鉅。

他是出身於黃埔軍校第一期中最出色的人物。在大革命期中經過極艱苦的錘鍊。參加過第一次東征、淡水、棉湖、興寧、討伐楊劉及龍眼洞之役。第二次東征惠州、北伐戰役中，參加過吳淞口、邵伯高郵、龍潭、濟南、戰役。龍潭一役中，軍閥孫傳芳，以三師之衆偷渡長江。桂將軍以一團兵力奮力阻擊挽救整個大局。成爲國民革命進軍中最顯赫的一役。

民國十九年，大局粗定。再經德國步兵專門學校的深造暨陸軍大學將官班的研究。將軍在軍事學上的造詣，更有精深的成就。嗣後接連籌辦訓練機關。任中央軍校教育總隊總隊長，中央軍校集寧分校主任，中央軍校軍官訓練班主任（廿一年），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廿二年至廿七年）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教育長（廿七年至廿九年），中央訓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主任（廿七年），中央海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卅五年至卅六年）。經過他訓練教育的幹部，差不多十餘萬人。散佈在全國軍事、政治、文化等各部門中成爲中堅幹部。在抗戰及勦亂中，戰功赫赫的高級將領，儼然之奇，邱清泉、李良榮、廖耀湘、紐先銘都是桂將軍統率過的部下。

廿四年八月，他晉級中將。任陸軍第七十八師中將師長。廿五年今主席蔣蒙難西安時，受命第五路討逆軍第一集團軍指揮官。在赤水一役，直奪叛軍魂魄，使事變形勢急轉直下。當時的教導總隊軍容之盛，不僅為全國部隊的楷範，而且為嗣後國防新軍建設開闢了道路。至今尤獲得國際國內軍事家的贊譽稱道。這一支堅強的勁旅，自抗日戰起，於淞滬八字橋守衛戰中，表現了堅貞卓絕的動績。首都戰役中桂將軍率部任右翼地區指揮官。扼守日寇攻勢最烈的光華門至太平門的外圍陣地。如孝陵衛，紫金山、天堡城等重要據點。苦戰惡鬥，是保衛首都最光榮慘烈的戰役。廿七年晉任陸軍廿七軍軍長，再參加隴海綏諸戰役。

桂將軍出現於國際外交場合，是始於廿六年英皇喬治六世加冕典禮。任中華民國陸軍武官代表。嗣後即迅速在外交上表現卓越優異的才能。民國廿九年歐洲大局緊張之際，奉令任駐德武官。中德絕交後，駐留瑞士觀察歐洲軍事情勢。卅二年冬轉任中華民國駐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卅四年一月兼盟國駐德聯軍管制委員會中國代表團團長。卅五年起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會議中華民國代表。這期間對盟國聯合作戰的聯絡策劃，有着極偉大的貢獻。其中一項便是接洽友邦協助中國海軍的重建，訓練中國海軍及移贈艦艇。

卅五年元月十二日上午十時，英國普里穆斯港海面上，一艘小汽艇船頭上飄揚着中華民國國旗。乘風破浪向一座巡防礮艦 Petunia 駛進。與另一艘飄揚着海軍上將旗幟的小汽艇先後到達。經過隆重的儀式後，那艘巡防礮艦便升起中國國旗。這就是桂永清將軍那次代表中國接受英國贈艦的一次大典。同年六月八日，英倫舉行慶祝聯合國勝利大遊行。中、英、美、法、四強等廿國海陸空代表，參加行列的雄偉，更無前例。參加這次遊行的中國海軍，事先集中於英國海軍「柴塘兵營」。英皇英后及首相邱吉爾特地到中國營房來巡視。在遊行行列第二位，正是身材魁偉的桂將軍，率領海軍以整齊英武的步度，穿

越長及六公里的英倫鬧市。接受聯合國人民的崇敬與歡呼。三個月後，這位備受國際人士贊譽的將軍受命回國，出任海軍代總司令。不久并兼任國防科學委員會委員。被謀予的任務是：重建中國海軍，保衛海疆，維護太平洋的和平。

這時面臨的艱鉅問題正如他在第一次告全體官兵書所談：「新海軍建設過程中，物資人材均屬重要。在目前困難時期中，人力比之物資更為切要。而精神方面之重新振刷，尤為目前推進一切業務之先決條件」。如所周知，海軍過去因政局與派系的關係，一向呈現紛歧割裂自立門戶的現象。所以幾十年的海軍從無統一基礎可言。訓練機構散處四方，極為雜亂。如烟台、馬尾、青島、葫蘆島、電雷、重慶、黃埔、各海校。及英美意日留學等。學制不同，思想各異，意志向難集中。經過桂將軍一年多的苦心籌劃調度，建立公正的人事制度，統一訓練機構，現在南自海南島及南沙島等地，迄葫蘆島。不論海軍任何機構，海軍軍令政令，是絕對統一而貫徹。為數十年來所未有的現象。

桂將軍的雍容大度，闊達胸襟，及與之相適的大公無私的高風亮節。恰是今日中國海軍最需要的領袖羣倫的人物。事實很顯然，數十年來根深蒂固複雜的海軍派系中，根本不可能找出為大家一致擁戴的深孚衆望的將領。問題尤在於他們的知識見聞實在已遠遠的脫離了現實。

桂總司令不僅要以其鐵腕掃除內在的錯雜制度，與陳舊的阻力，他還要同時進行說服全國人士各種輕視海軍在國防中的地位。與呼籲盟國人士重視中國海軍建設對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的貢獻。在這一年中，除建立海軍基地，編組海防江防艦隊外，曾不斷的致力接受友邦移贈艦艇，及日本贖價殘餘小型艦艇

1 根據一九四四年中英協定，英國贈讓艦艇十三艘。在卅五年中已經部份接收。

2 根據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美國會通過的五一二號援華法案，移贈予中國護航驅逐艦以下輔助艦

艇共二七一艘，這一中美協定，已在卅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南京簽訂。現在正在陸續接收中。

3 根據中英美蘇四強協議，於卅五年七月三日，廿八日，八月廿七日，及九月卅日，四批共接收日艦卅四艘。

在遺批接收的艦艇中，因為機械，性能噸位，各別不同。因此各艦的保養修配與使用的技術，往往比建造新艦更難。克服這些困難，有時也是海軍統率的最大困擾。卅六年十月間，他曾召集一個包括所有江南，黃埔、定海、青島、大沽、上海、漢口、浦口等造船所，及有關技術人員。舉行一個修造會議。他給予會議人員一個最大的指示是：「在學習中自力更生」。中國海軍建設目前正是旭日初昇。然而苦難的中國，在八年抗戰贏得勝利之後，因共匪的叛亂割據，還不能完全獲得建設的機會。海軍還須在現有的薄弱基礎中，建設與勘亂同時並進。以記者所知僅卅五年就有下列各戰役在膠東遼東沿海作戰。主要戰役：（一）封鎖渤海灣擊毀匪軍運輸船隻共一九二艘捕獲匪船共一五九艘。（二）關閉蘇魯冀沿海，截斷匪軍運輸。（三）協助陸軍攻佔烟台。（四）攻佔劉公島。（五）登陸威海衛。（六）擊退營口匪軍。（七）協攻葫蘆島。（八）確佔長山八島。（九）協助陸軍五四師在海陽作戰及轉進。（十）剿滅汕頭馬尾海匪巢穴。長江剿匪主要戰役有：（一）擊退團風巴河武穴龍坪企圖偷渡之匪軍。（二）擊潰峯江華陽匪軍。（三）老洲洲（大通北岸）戰役。（四）江陰靖江區戰役。（五）協助陸軍收復武穴龍坪。（六）護航商船隊打通長江交通。（七）掩護沿江部隊登陸清剿。（八）擊退監利匪軍。（九）沿江分段巡邏，檢查，阻絕匪軍化裝偷渡。（十）兩次擊退郝穴匪軍。這其中大部戰役，是桂總司令親自參與指揮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海軍今天正是新礪初試。能够於各役中獲得輝煌的成就，沒有桂將軍的指揮督導，是絕不可能的。今天在沿海，及蘇北、長江、共匪流行着一個口號：見着白帽子（海軍），殺無赦！然而，白帽子，這海上的英雄，現在正倔強的壯大起來。他正以強大的威力，消滅叛亂。桂總

司令正是一切勝利的保證者。

美國駐華海軍顧問團團長莫雷 (S. Murray) 少將會說過：「桂將軍現在已是海軍的老手」。 (Admiral you are now an old hand in navy) 卅六年十月十九日，蔣主席在青島訪美太平洋遠東艦隊司令柯克 (M. Cooke) 時，桂將軍正率北海艦隊收復烟台威海衛凱旋歸來。柯克曾面向主席致意說：

「我為貴國海軍總司令任用得人致賀」 (May I congratulate you on the appropriate appointment of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Chinese Navy) 這種非凡稱道，是桂將軍當之無愧的。

由於桂總司令，年來親自指揮海防艦隊與江防艦隊接連不斷的獲得勝利，海軍現正空前未有地滋長着戰鬥精神。新的統帥，帶給了中國海軍以新的生命。

在記者與桂將軍晤談後，發現他對海軍所具有的精深知識，與深遠的見解，是驚人的。各種艦艇的使用，配備，與全國港灣要塞形勢，暨海軍機關的工作情況，歷歷如數家珍。一年多以來，他遍歷中國沿海、南起南海、經東海、黃海到渤海，及大部海防基地如海南島、台灣、舟山羣島、秦皇島、葫蘆島、長山列島、山東半島、暨重要港灣要塞等地，視察指揮。

中國海防建設，正在開始。然而這位老手，已為我們奠立初基，并刻劃了一幅遠景。我們為海軍總司令任用得人致賀！

南行散記

李爾

——海、海軍與海疆——

三十五年除夕的前兩天，上海的天氣已經很冷，海軍聯歡社團裏的噴水池都結了冷塊，禿光了的樹樞在寒風裏亂舞。因為有遠行，同行的十幾個人都很興奮，圍在一起談說着海的經驗，潮溼的空氣裏浮着一層白霧。

一輛軍用車送我們到楊樹浦海軍第一基地司令部碼頭，我凝望着向後面退去的高樓大廈，默想着一片無涯波瀾壯闊的海，從拉馬丁和綠帶那裏，我似乎對海已經十分熟悉，「大海啊，那一次我的思潮裏沒有你波濤的音響？」很早我就染上了這種感情。

踏上小汽艇，便開始了這八百五十哩的海行，小艇走得並不快，可以讓我們盡量地欣賞黃浦的景色，半點鐘以後，小艇靠在一隻深灰色龐然大物的梯口下，我們依着官階的大小先後上去，向一個精神抖擻的偵更官答禮，再對艦上國旗敬禮，這樣我們就登上了峨嵋艦。

一一

峨嵋在陸上是一座極具東方情調的山，峨嵋在海上是一座極具西方情調的城。

艦上的設備完全而講究，每個房間有電有水，有電扇有水汀，到處可以聽到無線電的熱爵士，只要脚動一下，就可以喝到水。

下午四點鐘開航，穿着工作衣的孩子們口裏唱着「Anchors aweigh, my boy……」趁着小艇爬在浮筒上拔掉拴在筒上的錨鉤，上面的起錨機隆隆拉着錨鍊，船開始有點噪，船尾的國旗重升到旗桿頂上，艙艇和樓梯都吊了進來，船開了，四點十五分。

船慢慢地在水面上滑去，一堆一堆人在談着這一次的航程，大多數的人在憤憤地討論爲什麼我們的船還要外國領港的，只有一個水手，伏在船尾的欄桿上，癡癡地望着消失在暮靄中的上海。

夕陽西下，我們站在船尾上看江景，一個大的紅太陽，斜斜地放着沒有溫暖的紅光，江水的波瀾中，顯示一條一條金黃色的紋，烟波浩渺間，低誦「長河日落圓」之句。

晚上，船上的官員跟我們談峨嵋，他們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她的身世：她是美國人送的，本來叫「Sunoco」我們把她去掉「Sunoco」叫峨嵋，一九一二年造，一九一四年參加第一次大戰，一九二〇年退役，第二次大戰又行復役，經過大修以後船殼是舊的，機器全都是新的重油機，只不過是一個妙齡女郎穿了一件舊衣服罷了。她的排水量一萬四千七百噸，吃水普通二十二到二十四呎，最多可以吃二十七，航速普通每小時十哩，最快到十四哩，性能是一艘油船，可以裝三百多萬加侖的油，下面全是油艙所以不能搭客運，另外有機械廠和醫院，八艦歸國時，她就擔任油料修理醫藥聯絡方面的任務。而最有意義的就是美國海軍五星上將尼米茲當年在這上面當輪機官，還被斷掉一隻手指。

船因爲舵機失靈，泊在吳淞口修理，就修之前，甲板上小立，夜風襲人，大燈照着艦橋雪亮，天上黑黑地卷着雲層，新月模糊，寒星隱約，江水打着船身砰然作響，這是海上第一夜。

二二

醒來時，窗外一片圓圓的海。

海水已經由濁黃變成碧綠，從圓窗外一直看過去，海的盡頭連着天邊，綠水上而有白色的浪花，白浪上面又有藍天，藍天上而飄着幾片白雲，這樣，綠色白色和偶而幾隻白鷗穿過圓窗，構成一個極素雅的方案。

下午，船上的聯絡官招待參觀峨嵋的內部，從船尾向前走，經過纜架，醫務室；艙下面有合作社，裁縫鋪，理髮間，照片沖晒的黑房，士兵舖，軍士長艙和士兵餐廳，都井然有序，再下一層便是機艙，象很大的一座工廠，所看到的全是機器，高壓電綫，引擎各種電表，油表，滿耳朵都是聲音，談話全靠筆寫，機艙裏工作的員兵，用口哨引起伙伴的注意，再比手勢。

船上有兩個主機，燃燒柴油在汽缸裏爆炸，壓縮到極小的體積而發高溫，所產生的能量來推動一傳動軸，但是主機與傳動軸之間，還需要一個減速的運動。此外還有四個發電機，和製造淡水機，供給全船和電和每天八千加侖的淡水。

在輪機艙裏看得頭昏腦漲，坐在二官艙裏的皮沙發上交換着劉姥姥的觀感：再隨着他們到前艙去參觀，首先看到一個機械廠，那是船上的第七隊，有焊工，有鍛工，鍛工廠在兩分鐘就可以發火，溫度可以隨時調節，最有趣的是木工廠的鋸木器，一張大的刀片插在鋼板中間，機器一轉，多厚的木板擺上面輕輕一推，像刀切豆腐一樣地立刻鋸開，只見鋸屑如雪花飛舞。機械間裏除掉因為地方不大不能翻砂而外，所有機械，車床，刨床應有盡有，另外有一架「缸床」是他們最寶貴的機器，它的價值至少等於一百五十輛新的「福特」，據一個交大畢業的中尉告訴我，整個機械廠的機器比戰時後方任何一個工廠完

備。

順次看到一個冷作房，專門切鋼，鋸鋼，彎鋼，機器一開，鋒利無比，三分厚的鋼板，只要輕輕一推，截然兩斷，真有所謂砍鐵如泥之功。

材料庫裏堆滿了一些材料，大小粗細的鋼筋，各色的繩索，鋼板，琳瑯滿目，每一種下面用不同顏色的符號標示着，另外在壁上貼一張位置圖，要什麼材料，按圖索驥，唾手可得。

從印刷房走到駕駛台，一大片玻璃窗臨着海，航海值更官穿着味噠，掛着望遠鏡，伏在案上看海圖，用儀器測方位，那時是三點五十分，海圖上指着我們正在舟山羣島附近的海面上，窗外看出去，十幾隻紅色的漁舟在海中弄濺，綠海紅舟與天上的藍天白鳥相映成趣。

舵手在正中握着舵盤，左十度右十五度地在轉。

雷達在駕駛台後面的房間裏，電門一開在綠色有刻度的盤面上，顯示着周圍的物體，再把搖柄搖轉，可以看出這個物體的距離。

此外，峨嵋上還有一件新儀器叫Loran，是天氣惡劣，看不到太陽，月亮，星星的時候，或者大霧中測方位的儀器，利用岸上兩組電波信號的時間長短來計算船艦的位置，在一張Loran Chart上查出來，不過，這在中國海岸上不能使用，因為我們的沿海岸，沒有那樣多的好電台，而Loran Chart上面關於中國海岸的電波位置非常簡略。

四

今天是除夕，一天也風平浪靜，船出海向東南，過舟山羣島折向南，一天一夜之間走了四個緯度。過溫州，海面上露出一排排的帆，遠遠間桅檣林立，一個小帆船離開我們很近，四個人歷歷可數，

更遠一點，另外有三隻船，正拉着一個每邊二十丈許的正方形，佈着一個大漁網，可惜我們很快地就超過他們，不能看到網裏結果，我只記得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怕，一任小舟在大海裏顛簸一個浪起來，至少船頭是不見的，於是，這便成了我們的話間，他們講到日本的漁船有跟峨嵋一樣大的，用機器撒網，魚從網裏進來，出去便是罐頭，用這個和我們可憐的漁船比，真令人擔憂，徧徧湊巧，壁上的無線電不曉得唱起漁光曲來，「漁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

談話之間，梁艦長進來，穿了一身筆挺的制服，胸前掛着望遠鏡，高高的個兒，隆準的鼻子和寬闊的前額，看樣子到是滿英武的。

他遞中央日報的徐和我在一間很精緻的大官廳喝咖啡，用福建腔的國語能道他二十年的海軍生活與經驗，最後他說：中國一半的邊疆是海，要鞏固國防，海軍是一定要建設的，沒有人沒有錢不是理由，我們而努力克服它，社會應該知道我們的責任是多麼重要，我們的生活是多麼有趣，平常我們在海上，社會看不見我們，請你告訴他們，說我們希望並且歡迎優秀的青年都到海軍裏來。

每天晚餐以後，二官廳就變成俱樂部，一張鋪了綠絨台布的長餐桌上，至少有三桌橋牌，無線電，電唱機同聲話噪，皮沙發上躺着一些在抽煙看報，爵士樂中幾個孩子跳着 jitterbug，周圍有拍手有數拍的，時時哄起一陣笑聲，士兵艙上空都是一樣，一樣地高興，一樣地安適，不過即使在最興高采烈的時候，只要聽到麥克風裏說：「……現在開始值更」，他會立刻披上皮大衣一個人悄然而去，最多只說一聲，「嗨，給我留點兒。」

可是今天有點不同，當我從船尾走進二官廳的時候，一點聲音都沒有，打牌的手裏握着牌，看報的膝上攤着報，什麼鬧聲都沒有了，一起昂着頭，眼睛發着光，諦聽着一個堅定的浙江口音說着：

「願我國青年，重視建國大業的貢獻，青年學子是國家繼起的主人，也是民族安危存亡所託命，國

運的隆替，全看青年的抱負和青年的作爲。」

五

今天的峨嵋新聞是元旦特刊，上面有一段說：

「請大家記住，當我們船行到經度廿五度五十五分，緯一百廿度十七分半的中國閩江口外東犬島附近的時侯，正是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秒鐘，帶來一嶄新的一九四七年。」

天氣已經令人感到燠熱，在甲板上散步晒太陽是最好的時侯，南中國的海面廣闊無垠胸懷也令人爲之豁朗和說不出的暢快，從早晨起就有一羣海鷗故故地傍着船飛，有灰的，有黑的，有白的，大大的脖子，尖尖的嘴，一時沒在水中，一時在空中翱翔，偶然到了一陣漁船，奇怪昨天看到的是白帆紅船，今天看到的是紅帆白船，航海者告訴我現在已靠近廣東海面了。

小船在驚濤駭浪中，也一時埋在浪裏，一時船尾懸在空中，漁夫丟鉤子撒網，漁婦盤膝坐在船裏補網，那是一幅最好的圖畫，船靠我們很近，他們向我們脫帽揮舞，我們也脫帽揮揚，日安，新年好，我誠樸的好同胞。

今天的午餐很豐盛而特別考究，全體要穿藍制服很規矩地像外交宴會一樣地吃，每位前面放了印的賀年片和菜單，菜單上有火雞，豬排，冰淇淋，菠蘿，下午，大官廳裏艦長的鷄尾酒會也很熱鬧，海軍的禮節，和一些瑣碎的規定，都有極有意義極有趣味的。

會後，坐在鋪墊上看海，海永遠是那樣的，並沒有什麼特別，但仍似乎百看不厭，偶而與人交談一兩句，多半是默默地，因爲海上沒有什麼可以引起話題來，各人想各人的。

每逢佳節倍思親，熱鬧之後，大家在情緒上，好像并不十分愜意，晚上在燈下讀紀德的地糧，上面

說：

「美那爾克教人不再僅僅愛自己的家，而慢慢地與家脫離，智者，即是對一切事物都發生驚奇的人，流浪，流浪年青的讀者，我知道你已開始感到精神上的焦渴，精神上的疲累，你苦悶，你頹喪，你那一度狂熱的心，由於不得慰藉，行將轉作悲哀，但你還在懷念，還在等待，你懷念千里外的家鄉，懷念千里外的故親戚友，但你不曾設想，到你所等待的一切正就是你眼前的一切。回頭——這不再是時候，時代需要你有一個更堅強的靈魂，如果你的消化力還不太疲弱，拿走吧，這兒是糧食，地上的糧食。」

我抬起頭噴一口烟，甲板上一個 Base 的聲音呼着 Ding。

六

海上日出的奇景。

當我走出艙門的時候，外面只有一片稀微的曙光，天空裏鐵灰地沒有一絲雲彩，等我穿過二官廳走到船尾，已經泛出一片蝦青色，後甲板上沒有人，桅桿頂上一個兵裏在皮大衣裏看望遠鏡，海水是黑顏色的，天是灰的，船是灰的，一片灰色圍襲着我打了一個寒噤，心裏有點莫名的恐懼；慢慢地，在東方的盡頭，露出一點微光，看着它一點一點地升起來，極目遠矚，水平面豎起一個鴨蛋紅的弦，漸漸地一個半圓，大半圓，最後是一個整的通紅的太陽，天亮了，天空裏滿是五彩的霞光，海水極平，浮着一層薄薄的水氣，數不盡的波紋像雕刻的金髮女郎，在太陽下面擺弄風姿曠着金光，灰色消失了，恐懼也消失了，黎明之頃的光華，給我一個強烈的啓示，沒有一個人看到我幼稚地拍手歡呼。

中午時分已經看到遠處有山，麥克風裏報告船在下午兩點二十分進港，全船官兵一律穿冬季制服，桅上掛起要引水的信號旗，全艦的官兵都換上了制服，忙碌地跑來跑去，準備站「進出港部位 Special」

See detail 1。

兩點鐘的時候，已經看到大輪船，慢慢地看到山，看到房子，碼頭、船台、倉庫，沉船的烟囪幾隻外國船向我們打燈號，互相升旗落旗敬禮，船再慣慢滑進去，書記官鄧是這裏生長的，他指點我這棟高樓是什麼地方，那座寶塔是什麼地方。

一個輪機士兵，廣東小伙子，已經脫掉了那身沾滿了油漬的工作衣，換了一套藍制服，胸前很俏皮地打了一個水手結，歪歪地戴着帽子，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輪機長准了他的假，他可以回家了，他已經七年沒有回去，他說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到家裏的人，他妹妹一定要問他一大堆美國的事，他母親一定要拖他去看廣東戲，他想他一定不會去，他一定要找朋友去看電影，他母親一定要生氣的。

船引進了港拋錨，國旗拉下來掛在船尾上，艦長艦務官忙着去拜會。

這時候到了海軍們最高興的時候，每一次航行之後就等放假，都打扮得挺漂亮的，數了好幾天沒有碰的鈔票，對船尾敬個禮，階級小的先爬上船板，鈴子一響，往岸上開去。

華燈如畫，香港之夜顯得特別迷人的時節，穿藍衣服的孩子們興沖沖回來了。

「Cod barnn，我今天做『Sucker』。

『Sucker，你……』。

七

從九龍到廣州坐四小時的火車，要穿過幾個很長的山洞、鐵橋，幾十個樸實的村莊，還可以看到出站以後和進站以前，走私者倉惶的神色與敏捷的動作。

桂總司令也在同一天由上海乘飛機到廣州，總部隨侍的十幾個人都立刻開始工作，有審訊軍法案件的，有調查艦艇的，有調查倉庫給養的，有整理造船廠的，有整理無線電台的，一清早就分頭出發，晚

上再聚到一起討論工作的進行。

廣東海軍專員辦公處在沙面，戰前是英國人的租界，面臨着白鵝潭，正是當年林則徐燒鴉片的勝地。

總司令抵穗的第二天早晨，就召集專員辦公處的官兵點名訓話，一一垂詢籍貫經歷，在訓話中他剴切地說到這一次大戰以後給我們的教訓，無海防即無國防，現在全國人民，政府長官，以及盟國都在希望我們有一個強大的海軍，正是我們建軍千載難逢的機會，建設新海軍物資人材均屬重要，而在目前的困難之中，人力比物力更切要，在精神上而要重新振刷，要負責任守紀律，加緊研究學問，鍛鍊技術，嚴禁貪污走私，破除門戶之見，並且很嚴厲地指出廣州海軍在抗戰時期和勝利以後工作上的錯誤，給他們一個指正，鼓勵大家共同負起建軍的責任來。

從東堤乘砲艇只要兩小時的起程可以到黃埔，如果你對這革命的策源地懷着熱烈的想像而來的話，一定會使你失望的，那裏已經是一片荒涼，除掉一所中正學校有點建築外，當年氣象森嚴的建設都變成瓦礫之場，只剩下海軍黃埔造船所在一羣破舊的廠房裏閉工。

從黃埔到虎門大概有三十多哩，砲艇以每小時八哩的速度在珠江裏開着，綠水上微微盪着皺紋，艇過處，浪花飛濺，配着機器的節奏有一種甜密的單調，兩岸都是平原，沿江有一叢一叢的矮樹，很少有人家，只看到幾座寶塔，遠山最好看，凸出來的地方受到陽光發青色，凹進去的地方呈紫色，再裏面黑色的山上都山木蒼蒼，罩上一層浮雲，江面上也飄着一層薄霧，偶見孤帆一隻，漁夫吶嘍唱落日之歌如在夢中，如在畫中。

虎門險勢天成，大虎小虎相對面峙，為海作屏，為江作障，山上的要塞砲台因天已昏黑未去參觀，雄據虎門負責緝私的「美珍」上度一夜。

總司令在廣州視察沿海防務，整飭風紀，調整人事之後，又飛赴海南島視察，廣州香港的報紙都記載着：

「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濟氏於一月十日偕同美國海軍顧問團長莫雷少將等一行，飛赴海南島視察，業於十五日下午一時返穗稱海口榆林三亞為重要海軍地區，經深入視察，及乘飛機抵飛迴繞巡視一週，見日人建設，感當地物資富饒，風光綺麗，頗起大好河山自己不予利用之慨嘆，莫雷少將謂海南島萬噸船艦可入，其價值不亞於太平洋上之珍珠港」。

八

「太平，永興」，象徵着國運興隆。

這兩條一千多噸的護航驅逐艦與護航防潛艦，泊在白鵝潭，她們剛從西南沙羣島回來那是中國最南的疆土。

在廣州見到指揮接收西南沙羣島的林遼姚汝銜上校與永興艦長劉宜敏少校，聽他們談接收的情形，很令人想起哥倫布上聖，薩瓦多的故事。

「西南沙羣島一直都是我們的領土，抗戰時期被日本人佔領，淪陷幾年，如今勝利了，我們當然要收回來」。姚指揮官說。

他們由太平，永興組成一隊，於去年十月二十八日離滬南下，經過虎門，十一月九日到達海南島的榆林港為基地，向前進發，這一路在海面上並沒有詳細的航線，風浪極大，下面全是珊瑚礁，全靠電羅經，雷達，測音儀器往前摸索，試航了兩次，第三次才正式登陸；登陸的時候因為水淺礁多，大船泊在外面，用舢舨運人和物資上去，小艇離岸也很遠，因為突然會來一個風浪把船擱到岩石上碰碎，捨舟登

岸的時候，還需要涉一段水。

島上完全是熱帶風光，長滿了棕櫚樹和椰子樹，上面有房子立着沒有人住，連土人都找不到一個，只有一塊武士道的碑文，已經被他們毀了，島上安靜得很，每天所聽到的都是奇鳥幽鳴與潮聲澎湃。

西沙島位於赤道北十五度四十六分至十七度五分，經綫東一百一十度十四分至一百一十二度四十五分，距榆林港的東南約一百四十五哩，統計大小島嶼沙礁一共有二十多座，諸島都是由珊瑚蟲窠所構成，西沙羣島由海隆起多成環狀或者橢圓形，最大的是林島，面積約一，五〇〇，一〇〇方公尺，大概四方的樣子。

天氣很熱，雖然在冬季，寒暑表最低也在七十度以上，大率是海洋性氣候，一年之間沒有嚴寒酷暑，早晚可以穿夾衣，中午的太陽直射就熱不可當，不過時常有驟雨傾盆大雨之後林清水秀，明媚異常。

西南沙羣島的經濟價值在於它上面積聚的鳥糞積成的磷酸礦產，我們以農立國的國家最爲需要，此外漁產甚豐，據民國十八年的調查，海南島來此的捕魚人，每天每人可以捕到一百五十斤；在國防上，它是南方最前綫，同時可以設立氣象測量站，現在已經設好了電台與總部聯絡，在地理上它與海南島成犄角之勢，在地形上是最好的潛艇基地而有其重要的軍事價值。再說到島上留守的士兵，體格很好而且都有一番拓荒的精神，講起把他們留下來時候的情景，像父母第一次把小兒子送到學校裏住宿時感觸一樣。

九

很想領略一下風浪的滋味，在香港到台灣的一段航程中嘗到了。

風極大，海是黑的，浪極高，整天都是波濤洶湧，大浪把船舉四五丈高，再往下一甩，以後再左右

擺幾擺，天色灰暗，雲層很厚，黑壓壓地壓着海面，好像要掉下來似的，風聲比海嘯還要可怕，浪花被四十幾海里速度的風吹來拍着船舷，飄進輪裏來，在甲板上，對面吹來的狂風可以讓人一步不能前進。

台澎區海軍專員辦公處設在台南高雄市的左營，在這裏得到這次旅行中最好的印象。

在報上看到南京在落雪，在左營我們正穿一件夾衣吃西瓜，天氣永遠那樣的溫暖，像江南暮春，稻子一年三熟，到處看到佳木蔥籠鳥語花香，這裏，有都市的設備而無其喧囂，有鄉村的寧靜而無其簡陋。

高雄是一個很好的港，兩座山的脚伸出去，抱圍成一個港灣，匝圍一條防波堤，一萬多噸的峨嵋可以靠上碼頭，高雄的市街，遭美機轟炸之後市容不好，沒有什麼壯麗的鋪面，但是市郊林立的煙囪正在冒烟却為我所深喜，在一張聯名的請帖上，我們到十二個廠家，有水泥廠，鉛廠，鋸廠：

從高雄乘二十分鐘的汽車到左營軍區，公路既寬大又平滑，兩旁都是密密的叢林，男女老幼的台灣同胞，騎着腳踏車，唱着日本調子的歌熙熙攘攘絡繹於途。

專員辦公處的建築壯麗而完美，據說前年美國人以為這是醫院，所以得以倖免於難，大樓建在花園中，在四樓的頂上，有一個瞭望台，看得到全港，一位參謀指給我這兒是左營工廠，那裏是幾個倉庫，後面是海軍眷屬住宅區，我再問他，軍區到底有多大，他笑了一笑：「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海軍的」。

要塞砲台分佈在臨港的第一個山頂上，所構成的火網控制全港，我們由每一個山脚下趁特製的電動纜車登山，看到要塞的重砲，隧道裏的火藥庫，雷達設備，防空設備，電器設備，這些都是掩護在崇山峻嶺之中，保衛着我們的新海疆。

十

離開高雄碼頭的時候，一個台灣女郎多情地來為峨嵋的一個士兵送別，他們揮巾作別以後，經過兩天兩夜風吼海嘯的航行就到上海，一路上大家都忙着加衣服。

船過長江口，艙面上的人又復穿藍制服站「進出港的位置」，又看到了上海，高聳雲霄的建築，桅樁林立的輪船，江風拂拂，濁浪滔滔，「千山萬水我歸來」矣。

在小火輪單調的機聲裏，我默默地記着，大海啊，那一次我的思潮裏沒有你波濤的音響，我不能忘記藍天，白雲，海鷗，和那深綠的海水，白色的浪花，在我腦子裏構成的圖案，我不能忘記那麼英俊活潑而能幹的海軍，我更不能忘記那豐沃而險要的疆土；我希望我優秀的青年同胞們，都能來看看海，這裏會使你朝氣勃發，這裏會使你詩意環生，這裏使你胸懷壯闊，這裏有新的海軍待你們來充實，這裏更有新的海疆待你們來保衛，時代需要你們需要你們有一個堅強的靈魂。

靜靜的澎湖

李 爾

在南中國海裏，澎湖，這珊瑚列島，是有着「台灣的鎖鑰」之稱的。這裏，有着冷靜的情緒，誠樸的性格，一切都是靜謐而堅實的。澎湖！懷着長遠的祖國之戀的人民，呼吸到新鮮的、愛撫的氣息。在那裏，語言的隔閡消失了，友善與真誠充滿在一切心底的空間，熱情的交流呵！讓我們為這些平靜、純潔的同胞祝福！

南中國的季候風，吹過靜靜的澎湖。

這一羣珊瑚列島除了每年七八月的颱風拜訪外，很少有經常的過客。島上的居民習慣於自然狀態的生活中。

冬季，淒迷烟雨替這島造起一座海市蜃樓，給航海者以很多的幻覺。在過去，它給人的記憶是一個不康健的島，上幾代的老海軍軍官，還會向他們的後代講述他們怎樣在這荒瘠瘦癯的島上，建立海軍基地的故事。他們會說到那些海濱和港灣的安靜，還會說到虎井和古貝的漁民們，怎樣把漁用鹽醃後拋在曠地晒乾作食料。「那是很够苦的」，他們說：「每頓飯都是又鹹又乾的魚」。

是的，澎湖沒有米，水成岩的地質和壞氣候使這島很貧瘠，經常的糧食是花生和甘薯片，然而甘薯片也維持不了八個月，於是，從台灣廈門來的船一進入港灣，島上的居民都聚集在碼頭上等待，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換回幾個月的糧食，女人們也要和男子操同樣的勞作，墾土、耕耘，他們很少怨言，他們靜靜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在氣候上，因為接近回歸綫下，所以一熱一冷都壞得使人難於抗拒，島上等於沒有春，也沒有秋天。漫長的冬季，東北風非常猛烈，很少見到陽光，居民們多穿了臃腫的棉衣，圍着牛糞和乾草的火旁取暖。潮溼、枯燥而乏味的自然環境，使島上七萬多的住民，在情緒上表現得非常冷靜，在性格上表現得說不盡，沒有熱情的想像，也沒有偏激與衝動，祇是堅實地做他們自己所活著要做的的事情，例如捕魚，他們駕着漁船，出沒於台灣海峽，一船一船地出去，又一船一船地回來，他們一直都是如此的生活下去，這列島雖然距台南的安平才五十二哩，然而，台灣的風暴並沒有給它有過多的影響，不論是經濟或政治上的。

但是，縱使這六十三個大大的島是如何的失去它經濟上的意義，而在事實上，澎湖列島仍是台灣寶庫的鎖鑰，要開啓那道金門，聰明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知道應該怎樣在這列島上先佈置他們的落地地；這是一個的海軍基地——清朝劉祖與會論及這列島與台灣關係的關係，他說：「澎湖為漳泉之門戶，而台灣為澎湖之唇齒。」這觀察是相當準確的，尤其在今日，我們的海防如有強固的網和線，澎湖確是台灣之鑰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開羅會議的宣言中，決定了台灣澎湖與東北歸還中國。

這響亮的宣示，使中國的民族對外戰爭有了更輝煌的成就，而澎湖為世界所重視，從那時起，更加證實，「侵略者從中國的土地上退出去」甲午戰爭以來的恥辱，隨抗戰勝利而澈洗盡了。

日本人曾在這列島上苦心殫詣地計劃南進政策，他們把澎湖作為東洋南部的咽喉，作為發動南太平洋戰爭的跳板，日本的海軍要從案卷上變成事實，澎湖人受着痛苦的奴役，他們要替驕縱的軍閥們做船塢、築軍港、建防堤，以及建造馬公海面上橫行飄揚着太陽旗的軍艦，他們一向安靜的生活受到擾亂和騷動，在戰爭期間，他們自己的一千多艘漁船都被毀壞，貧窮的島民更加貧窮，當他們想念到祖國時，

年老的嘆息，年青的希望，他們的情感像熔岩一樣，慢慢沸騰，沸騰一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

回來了，澎湖！

沉重的奴役解除了，島上的居民呼吸到新鮮的祖國愛撫氣息，他們殷勤地招待一批批登陸的同胞，過去安寧和平的生活恢復過來了。

這一百二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陽光下重新飄揚着美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輝燦的國旗。這裏有一間省立馬公中學，一個水產學校，一間縣立初級中學，二十一間國民學校，還有一份他們自己的報紙——「澎湖日報」。要塞上由祖國的軍人守衛，從內地來的教員、公務員、記者和軍隊，與當地居民融洽無間。參議會成立了，馬公島的街道上，時常聽到內地方言和本地話夾雜的歡笑聲，杏花樓，新月樓，雲鳳閣的座上，隨處發現充滿友善與真誠的豪爽食客，語言的隔閡在那裏消失，澎湖是中國的澎湖，在澎湖的任何土地上，都會響到中國人那種參天的稟賦的。

是民國三十六年的一個太好的晴朗天氣，一艘祖國的軍艦，停泊在這島的港灣，初春的陽光照得深藍色的海潑亮，中國的海軍軍艦吸引了多數島民的敬禮，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中將與前交通部長俞飛鵬先生登陸了。

這是一次不平凡的訪問，這是祖國的大員第一次到這列島來視察防務，採納民情，馬公海軍要港司令部成立了當日新聞的中心，他們的車子經過時，馬路兩旁的歡迎者，密密地緊擁着，他們真正感受到祖國給他們的愛撫。

澎湖縣參議會吳爾聰議長和全體參議員在盛大的歡迎會上，說出了這列島上七八萬居民的願望，以及他們與貧困及自然環境的鬥爭史，漁業的危機，糧食的匱乏，工業的崩潰；他們還述說他們愛戴中央的誠意，並請求轉達中樞。桂總司令很感動地傾聽着。是的，這是善良再和平的中國人民對祖國與政府

的熱望，他們的苦難與復蘇將關係着未來中國的命運，因此，在那嚴肅而熱烈的聚會中，自然地溝通着高貴的超語言超地域的情誼。

桂總司令回京後，給中央一個詳細的報告，報告所見到的澎湖，澎湖同胞的希望，請求撥給國幣數億元交就地舉辦工賑，振濟漁業，接濟糧食，并請中樞加以宣慰這島上的同胞，這個報告，獲了批准。在暴風狂雨的台變中因而獲得了澎湖的安定力。

二、二八是台灣颱風吹起的第一天。

那一場急劇的騷亂，集結了全國的注視，台灣浪人捕殺內地的同胞，連日的台灣陷在恐怖與混亂之中，而近在咫尺的澎湖，却依然像平常的安靜。

台灣海峽的巨浪每天從台向澎湖奔流而來，台灣的浪花每天拍上澎湖的礁岸，但是台灣的騷動，並沒有波及這列島，這是爲好什麼？這證明熱情的交流，足以融化暴動的羣衆心理。

現在，台灣的騷動已完全平息下來的時候，安靜的澎湖，更顯得靜謐，島上新回向祖國的同胞們，大家在努力，使這島上走向建設與繁榮，到今年七八月間季候的颱風再來襲的時候，這島上的居民獲得祖國溫暖的援助，可以好好地過一個冬天了。

煙威永寧

李爾

在松風稷稷，潑潑澎湃的青島，無論是修齊的街樹下，絕塵的馬路旁，玲瓏的精舍前，或是巍峨的教堂那邊，隨處都可以看到精神抖擻的中國海軍；從他們雪亮的鞋尖看過去，幾條筆挺的軍褲，在同一角度下伸出來，邁出去。他們是如此的英爽，如此地安閑，盡情地享受他們的假日。

假如沒有冒着生命的艱險和海上的辛勤，他們的假日是不值得什麼的，烟台威海衛的收復，我們的海軍，發揮了他巨大的力量，造成這一次光榮的戰蹟，但是他們凱旋的時候，灰色的巨艦，悄悄地進了港，寂寞地追尋他們的歡樂，碼頭上沒有五色的緞帶，沒有熱烈的歡呼，只有在安靜的客廳之一角，永寧軍艦艦長（現任訓練處長）王恩華中校，娓娓地告訴我這一次海戰的經過：

一 海上中秋

這一次攻擊是完成今年六月間的一個計劃，當時因為各方面的條件沒有具備，時機沒有成熟，一直拖到今年九月才開始。

九月二十七號，桂總司令在青島召集一個海軍會議，各艦長都參加的，我們詳細研討了作戰的計劃和方案以後，命令上寫着要永寧二十九號開，艦隊司令在我船上發號司令，在沒有開船的時候我心裏還想着與陸軍范副總司令三十號在烟台見的約言。

那一天正好是中秋，爲了趕着早上到，我們夜航，當我回到船上去的時候，官員們還打算過一個豐美的中秋節日，等船出了港啓航以後，我召集官員來告訴他們我們的任務，要去襲擊烟台，全船透出一

片歡呼，激動回復到安靜的時候，只看到各部門機動而敏捷的工作。

天氣極壞，我站在艦橋上看天，月亭一直沒有出來，連一顆星也沒有，我們滅了燈航行，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雷達的盤子上映出一點綠色的光，風大得駭人，掠空呼嘯而去，浪花洶湧，船不住前後左右地擺動，黑夜，沒有光，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很緊張，很興奮。

半夜就到了烟台口外，遙望裏面還有燈火，我們也慢慢地偷進去，永泰原在該處巡邏，太康也由龍口開來，照計劃預定一號早晨在烟台口外集中，當時發現一條民船，叫他靠過來，經過檢查，確定是一條預備由烟台運糧食接濟大連的匪船，立刻就俘獲了他，沒有偵查出什麼情報，只叫他跟我們走，預備登陸的時候，担任巡邏。

七點鐘，天剛破曉，我們三條船編隊排成一條線，永泰在前，太康在後，在烟台共匪剛睜開眼睛的時候，三船同時開始猛烈的射擊，目標集中在六千外碼崆崆島上的幾個砲台，我們的海面上，都早畫好紅箭頭。

備戰的時候，連伙夫 *mess* 都安排有任務的，打到十一點，大家肚子都餓了，飯還沒有做，岸上也沒有什麼動靜，我們便駛出口外做飯，等我們再進口的時候，偵更官發現一條漁船，X司令命令永泰去追，漁夫飛出來說八路聽到砲聲就退了，這時候天上遙聞機聲叭叭，隨着炸彈爆裂聲音也傳了出來，陸軍聯絡官已經收到了情報說陸軍部隊已經進入烟台，永泰奉命派掃雷艇破除障礙，使烟台南北口都暢行無阻了，好一個禮尚往來的中秋節，我們送八路砲彈，他們還我們一個烟台。

一一 拂曉攻擊

桂總司令在二號下午乘峨嵋艦到達烟台，七點鐘上岸巡視，我們都上岸去看看這久為華北一大商埠

的烟台，已經衰敗不堪，到處都是斷瓦頽垣，市中心雖沒有破壞，但也十室九空，極其蕭條，街頭巷尾還堆着沙包麻袋，十年來日軍和共匪的統治，使市民都麻木了，呆呆地望着國軍，過了很久，才送出來熱烈的歡迎來。

經過一度陸海聯合會議以後，桂總司令決定突擊威海衛與劉公島，當時集中的軍艦有峨嵋，太康，永泰，永壽加上後來的永順，永績組成一個強力的艦隊。

四號晚上十點鐘，太康，永順，先奉命在威海監視，永壽率永泰繼進。烟台離威海只有四十五哩海行只要三小時就可到達，因為準備一個奇襲，四條船在海上走，不見點火，不聞聲音，只在一張一張的面孔中，或者低低的竊語中，領略到一點緊張的情緒。有許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參加作戰，大都興奮得有點激動，站在他們的位置上，瞪眼朝前望，有一個孩子手有點抖，他說是風吹的，我心裏還在盤算着萬一我們被岸上發現了目標，怎樣處置？

這一次拂曉攻擊由桂總司令親自指揮，無線電室裏送來一份電報說峨嵋在五號上午三點鐘離開烟台，我們已經到了劉公島海面，太康永順永泰由東口，永壽單獨由西口進擊，不能下錨也不能前進，只是緩緩地搜索前進，等候天明，等候命令。

我第一次有這個經驗把我自己置於如此一個奇妙的等候之中，大家幾乎要屏住氣，但是止不住心臟劇烈的跳動，砲衣退了下來，每個人都站好了備戰位置，一任黃海上午夜寒風尖峭地嘲弄。

峨嵋來的無線電話要我們向劉公島的砲台作扇形攻擊，一聲令下，一陣呼嘯與歡欣的聲音從孩子們的心裏迸出來，衝破了早晨的嚴寒和鬱積的沉寂。

「Fire」我記得我只喊了一聲，就聽到震耳的砲聲，看到幾道火光直衝出去，太康永順永泰都一齊開了砲，接着峨嵋的大砲也響了，一時劉公島海面上風吼雷鳴，海水激烈地震盪，船身也跟着上一

，伴着愉快的心情，精神百倍。灰白色的天空已經略現開朗，我們舉起望遠鏡，差不多每一砲都打在砲台和它附近的工事上，我們幾條船，第一個開砲第二個前進，如穿梭織布一般，用強烈的火網作掩護，由威海西口前進，一直到岸上毫無動靜，工事都摧毀了，七點三十分來的命令，停止射擊，在威海內港拋錨。

現在我想起要派人上岸去搜索的時候，孩子們爭先恐後的情緒，我心裏仍舊異常感動，他們似乎不曉得什麼叫危險，敏捷地裝備齊全，跳上汽艇，他們在岸上搜索前進像在洞口的老鼠，等到他們發現島上已經沒有激蹤的時候，他們已經爬到島的最高處，我們在上面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莊嚴而肅穆的升旗典禮，軍號聲雖然沒有軍樂之和諧複雜，而每一單節的音符在劫後荒涼的山崗上陰沉鉛結的天空中，散佈開來刺激着我每一根神經，看着一面鮮亮的國旗，冉冉上升，有許多人不知眼淚是在快樂的時候流出來的，我不知是苦楚抑是歡樂，我只看到幾張線條深刻的面龐上，一兩滴水珠在他們的睫毛之間晶然泛動。

二二 劫後威海

經過了一天一夜的緊張，六經晚上，我把各部門值更的官員安排妥當以後，想略微休息一下，大概在午夜兩點鐘的時候，矇朧中聽到有人爭執的聲音，Steward 阻擋一個來報告情況的士兵，其實我已驚醒了。

接着無線電話裏也傳來永順的情報，說威海市內發現火光，大火五處，小火十幾處，我緊忙披起毛皮衣服，跑上艙面，只見黑夜之中，幾十處燭天的火光，根據我的判斷敵人想是要退却了。

六號中午，得到匪軍主力撤退的正式情報，但是市內還有殘匪，桂總司令下令由一排警衛營與艦上

士兵組成三十人的一小隊試行登陸，三十人分乘機器帆船二艘向碼頭推進，離岸不到五十碼的時候，岸上突然發出槍聲，登陸士兵立刻臥下還擊，從槍彈的方向，可以知道敵人以岸邊民房為掩護體施行巷戰，我們發現敵人的目標以後，全體開砲，摧毀他們的工事，掩護登陸部隊強行上岸，民房工事在累卵之勢下，毀得粉碎，登陸部隊立即以最機警的行動，強行登陸，佔領發電所與石堡，據點把握了，三十九個先頭部隊，在久別的威海衛上站住了腳。

因為營口方面情形有變化，峨嵋、太康、永泰相繼馳赴，峨嵋上參加登陸的士兵也由永寧換防，在不穩定的海面與不穩定的陸地上，只留下永寧和永順担任巡曳。

就在七號這一天，匪軍探得我陸上部隊實力之薄弱，又復大舉來犯，三十幾個登陸部隊，憑着居高臨下的據點，拚命抵抗，海上的砲火也應聲而起，予以猛烈的教訓，到了下午終於不逞而去，據岸上的報告，匪軍因為威海的百姓援助國軍，懷恨在心，殺了一百多個，城內的同胞都不敢與國軍發生關係，而已經發生過聯絡的民衆也惶惶惑惑，人人自危，並且根據威海城外的匪軍實力至少有兩團，經過一番考慮，決定把岸上一千多同胞，移至劉公島安全地帶，再把登陸部隊撤回，於是運送民衆，控制海面的責任就落在我巡防處叢樹梅處長的肩上了。

一千多個受够八路薰陶的民衆，我們不敢貿然地把他們放在我們的地區裏，同時船上官兵的配置，只是足夠船上的需要，我們沒有辦法多派一個人去做這種繁重而沒有過經驗的工作，叢處長決定把移民三十人一組，分成若干組，每組推一人負責，互相連環作保，經過檢查，完全解除武裝，叢處長口要控制三十幾個組長，控制他們的食糧，一方面安頓他們居處，就可以控制他們，在我們看來，作戰並沒有如此麻煩，而令我們想起，如果行政工作人員或者新聞工作人員在這裏的話，會給我們多少幫助？

在劉公島上，我曾經對遷移來的難胞作過一次訪問，他們在威海衛辛勤若干年所積聚的一點產業，

已經完全被鬥爭光了，糧食也缺乏，大家都面黃肌瘦，現出營養不足的樣子，智識程度低得可怕，他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唯一的特長就是開會，聚在一起就是開會，口頭禪裏，細微末節的動作裏，充滿了八路氣。

參加登陸戰的士兵告訴我，威海衛什麼都沒有，矮小土房子，冷滑蕭條的街道，小孩子像麻雀一樣，東一堆西一堆給八路做密探，看誰跟國軍講過話。

實在讓我難受，從東髮受書以來，我就知道威海衛是如何一個重要而美麗的城市，等我們打進去的時候，這美麗的憧憬，竟被八路破壞成這樣一個荒蕪的城垣，當糧食分配給他們的時候，國旗庇護下的難胞，乾癟癟的臉上，露出一絲沒有表情的笑容，伸出如柴的瘦手，我彷彿了解什麼是共產黨，就是叫大家一樣地不要活。

四 巨砲之謎

「確保劉公，控制威海」。
這是營口來的命令。

從八號起我們和永順兩隻船互望着對方孤寂的影子，堅執着我們的任務。

岸上的情況不明，我們隨時派小火輪四出探聽，知道九號八路又回到威海，岸上有人聲有人影，我們把船放在離岸稍微遠一點的地方，監視岸上的行動，另一條船在六千碼山砲射程之外策應，這種任務經常地在替換，不敢疏忽，也時有接觸。

黃昏的時候。一聲巨響，砲彈落在水裏，那時我立刻跑上艦橋，第二砲又來了，從火光的方向斷定在威海西南方，照射程估計是奈古山，正好與我們的情報相合，那邊至少有一團人，接着第三砲帶來沉

，讓我們過了一個緊張的黑夜。

雙十節的早晨，天剛剛亮，我們的船起錨，跟永順換防，我們不斷地以無線電通話，大約在七點鐘的時候，奈古山又來了三砲，有兩砲離永順很近，這時我們不能不提高警覺了，兩條船集中火力往威海的西南方猛擊，水面上也不住地落着砲彈，我們把船起了錨，來往巡弋，使他們提不住目標，一方面從容地發砲。

因為白天雙方都避免使自己的目標暴露，黑夜互相都看不見，所以每天黎明和黃昏的時候，海面上最熱鬧，十號晚上以後，奈古山就沒有聲音了，敵軍的砲位移到東南方的金錢頂，一早一晚，互相往來接觸，維持了三天，一直到十三號。

十三號峨嵋裝設陸軍××師××人從烟台到威海，實行佔領，並裝來威海衛市政府人員××人，這個消息傳來，使我們的精神又重新振奮，在激戰備戰之下，對海對空的雷達都完全開動，準備一個大場面的來臨。

一顆砲彈從一個新的方向在十四號的早晨射了過來，立刻讓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目標，峨嵋的電話說左右兩弦五十碼外落有大砲彈，爆炸的輻圍和激起的水柱，比以前任何一次都高，射程至少八千碼，根據我們事先的情報，海岸上決不會有如此大的砲台，但是砲彈接二連三地射過來，我們峨嵋、太康、永順永壽四條船也集中力量還擊，但是，這是什麼砲，也不由不使我們疑惑了。

這是一個謎，巨砲之謎，一直到現在我們回到青島以後，空軍方面才告訴我它的底細，原來這是烟台運來的×方巨砲，用聯總撥給解總的大型曳引車拉着，在森林裏不時地移動，現在，已經被空軍解決了。

五 煙威永甯

峨嵋在十五日運第三批陸軍××人來威海，隨即就返回青島，永順也去龍口另有任務留下來給永甯的使命是掩護陸軍登陸。

我和陸軍×團長經常有無綫電聯絡，我們以猛烈的砲火掩護他們從威海的北面上岸，在砲火間隙之中，已隱約聽到密集的槍聲，接着飛機掠過長空，炸彈聲而聞或入耳，幾天以來，年青的孩子們陰鬱的臉上，又露出爽朗的笑容，×團長的電話，他們已經佔領奈古山了。

任務完成以後，我們奉命開回青島補給休息，整整二十天的海戰，給我們一次寶貴的經驗，我引為最光榮的就是，這是中國第一次海陸空聯合作戰，並且有相當的戰果，而最令我不能忘記的，就是那些年青的孩子們，他們不驕張，更不浮躁，他們堅定而勇敢，忠於他們的職守，砲彈離我們只有五十碼，水柱激得那摩高，登陸戰中那樣地衆寡懸殊，他們不害怕，他們不動搖，使我可以免除許多不必受的顯慮，發布我的命令，更使我深深地了解「同舟共濟」四個字的真義。

海軍在收復烟台的戰役中，圓滿地完成了他應負的使命，烟台已經不再是共匪的窗戶，山東半島的行匪將為甕中之蠶，半島的海面已無敵蹤，煙威也將永遠解除災難，永遠安甯，這是一個巧合，永甯執共了使烟台永遠安甯的任務，煙威永甯。

一九四七、十一、二十於青島

海上的一「峨嵋」

徐佳士

——乘中國最大兵艦巡行東南海的日記——

新中國需要新海軍建設，這不管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是如此。「無海防就無國防」這句話，對於一個具有五四九三海里海岸線的中國，已經成了真理。幾十年來，我們在這一方面，不能說沒有下功夫，但是成果在那裏？桂永清將軍以其研究世界海軍王國建設多年的經驗，主持海軍總司令部現正巡行各海軍港口海南島之行前，特約本報派遣記者前往，籍以實際海上生活的報道，促起全國人士對於新海軍建設的注意。

……編者

三輪車夫在寒風裏吐着白霧，左灣右拐地穿過了夜上海的街，把我拉到了虹口海軍第一基地司令部，司令部裏一位姓丁的值日官對我說：

「峨嵋號碼？因為要加裝打撈器材，恐怕還有幾天才能開哩！」

自下午一時接到報社的派遣命令拿着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介紹片子，二時半就趕到明故宮機場。這一段時間內的那番手忙腳亂，現在是變得沒有意義和價值了。我的緊張的情緒驟然鬆了下來，懶洋洋地讓車夫把自己拖着去找旅館。

因此，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我不是像在南京時能預想的睡在一隻開赴海南島的兵艦上，而是躺在

一家生意清淡的小旅館裏，直到六天之後，我才搭上了這艘海上的「峨嵋」。

· 第一天 · 尼米茲從這裏產生

「我希望船開了的時候，多來幾次大浪，讓你們寫文章的人知道：海不僅是美麗的，而且是可憐的。」當我第一次到峨嵋兵艦上來接洽的時候，那位管雷達的王少尉會這樣跟我尋開心。

今天我上船了，下午四點一刻船尾的國旗被扯上了桅尖，這隻灰白色的大船從楊樹浦開了出去，把外灘那一排建築物的灰色的影子，遺棄在灰色的薄霧裏。黃浦江裏，風平浪靜，我躺在暖氣洋洋的官廳裏沙發上，抓住了從身邊走過的那位少尉：

「喂，海不但是美麗的，而且是舒適的！」這個在美國受訓回來的孩子，用了一個鬼臉回答我這一次報復。

在這隻一萬四千七百噸的油船上，航海的確是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舒適的享受。比方這開官廳，可供二十多人遊憩，長皮沙發的對面是一架留聲機，它現在雖然靜靜地在那裏休息，而餐桌盞盤碗櫥上的那架收音機，則正在開著一支從美軍電台播出的「爵士」，水汀管從牆角無聲地為我們輸送溫情，兩個年青的海員正互相抱著尖起腳來跳着旋舞，等到自己的屁股擺翻了椅子，一聲響亮的大笑乃淹沒了「爵士」……

這股美國情調，把我喚回到十八個月前和G.L.們相處的日子里去了。

由於這隻「峨嵋」是今年十一月五日才從美國人手裏接收過來，而且船員們很多是從新大陸受訓回來，所以全艦蕩漾着濃厚的「美國風」。——人都很活潑、乾淨、能幹、船的設備完善、摩登。

「你問這條船的年齡嗎？」一個十七歲的水兵跳起來說：「他的壳子比我老十歲，她的機器却和我

的小妹妹一樣的年青。」

一九一八年美國艦隊中便出了這一條「毛米」(峨嵋原名Maunee現在我們抹去了「M」，改稱峨嵋)這次太平洋戰爭中呼風喝雨的尼米茲上將，曾經在這艦上當過輪機長，並且血淋淋地奉獻了一個無名指給這第一次大戰時代的美國第一大艦，這條大艦也為光榮的美國海軍奉獻了這一位出色的將軍。美國人為了珍惜這付富有歷史意義的船壳，所以在一九四二年跟它裝上了嶄新的內容，「毛米」變得更加能幹了。她被配在第七艦隊，曾經在大西洋上完成過不少的輝煌的任務。且在浩浩蕩蕩的諾第曼登陸戰裏，她也領導着一支機動艦隊，立下了戰功。

「但是，這是一條油船。」和我同房的候輪機官說：「她在海軍中主要的任務是配合艦隊，作燃料的補給，我們中國雖然還沒有一個這樣大的艦隊吃得消這隻油船，但他可以在港口間來來去去，作為一個活動的加油站。」

吃過晚飯，我到甲板上來，知道這座海上的峨嵋還在黃浦江裏笨重地前進，我原以為今晚一定可以呼吸一點海洋的空氣，但是現在所能看見的，依然是兩岸點點燈光，和紛然雜陳的房屋的黑影。

經不起北風狂刮，我躲進了臥室，床邊有水汀，所以室內和暖如春，隨身所帶的一條毛毯和一個睡袋，自然很足夠來跟我維持這一夜的溫暖了。(十二月二十九日)

· 第二天 · 一幅驚心的漫畫

播音器瓜拉瓜拉地把我吵醒，接着又響起了鐘聲，候輪機官骨碌一下跳下了床，我翻過身子用疑問的眼光望着他，他說：

「這是演習，你睡好了」

錶這時正指着四點四十七分。我再閉上了眼，但輪面上人和鐵鍊的聲響逼得我無法再睡。

早餐時，一位少尉告訴我，今晨四點多鐘，有一隻着了火的木船向我們這邊流過來，但是這個吳淞口上，竟沒有一點救火設備。我們是油船，不能靠近去救，等到把舢板吊下去時已經太遲了，這時我才知道所謂「演習」不過是侯上尉的好意的謊話而已。

「後來怎麼樣？」我追問。

「不曉得。」他口裏含着稀飯，搖頭。

早餐比午晚兩餐來得可愛一點。有一杯牛奶，一碗稀飯，麵包，鹽煮花生米，炒白菜。官兵都是一樣。

因為舵有小毛病，昨晚船沒有開，所以當我踱步在船廊上的時候，還能看見黃色的沙岸這似乎是長江口。

直到太陽開始移向西面，峨嵋始進入大海。她的笨重的身體在灰藍的海面上劃着一條白色的巨痕，一羣海鷗鼓着翅膀跟這條巨艦比賽速度，最後它們勝利了，便折過身來，向那淺笑的波浪俯衝，貼着水面拍翼而去。

下午二時三十分，我被黃德輝上尉引導着作了一次全艦的普遍巡禮，從後艙的官廳出發，先看那具手術設備的小醫院，現在裏面的幾個病床暫時給海軍司令部的幾位搭客居住着。

「我們這是一只綜合性的母艦。」這位結實的廣東佬操着流利的國語：「所以除了裝油之外，另外還有設備比較完善的醫院和修理廠。艦隊在航行的時候，人員有嚴重的傷病，機器有重大的損壞，就要找她來想法子了。」

在機器間裏，我們上上下下地爬着扶梯、轟隆轟隆的巨響，迫得這位主人不得不用筆和紙來代替唇

我像一個劉姥姥，跑進了這座機械的大觀園。十分膚淺的機械常識使我在寫這篇報告時，遭遇了困難。一句話，這隻船，具有一切在第二次大戰時代中的各種新的機械裝置。

我們轉到了修械部，這裏設備的現代化，恐怕在國內難有一個工廠趕得上，它雖然規模不大但可以對付任何種機器上的修理工程。材料倉儲藏着不少的貴重材料，黃上尉說：「這些東西」用完，國內就沒有法子補充了。」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缺乏工業基礎的國家，在國防建設上所必然遭遇到的苦痛。

材料倉的隔壁是一間印刷房。具有英文鉛字和小型印機。我說：

「如果把中文鉛字全部搬進來，這地方就太小了。」他點了點頭，嚴肅地說：「現在我們所用的各種表格文件都是英文的，所以一個不懂英文的人員調上船來，簡直毫無辦法。」

「爲什麼不用中文？」

因爲第一、船上有大量已經印好的現成的文件表格，第二、中國海軍裏面還沒有一個固定的表格形式可爲依據，所以不得不跟着人家跑。我們希望總部能在這上面化點功夫，作一個統一而合用的規定。「這時我已經爬上了兩層，跨進駕駛室來了。」室內的人都在緊張地工作，一位戴眼鏡的通訊員，特地把中國唯一的一架Loran開放給我們看。

Loran是一種運用無線電來測知船位的儀器，假使其他一切可以用來定位的工具都失去效用的時候，這個一尺見效的盒子，就有着很大的權威了。它靠了兩個固定地點所設立的一對電台，對本身的發生的反應，來決定船在地球上的位置。

這位熱心的Loran Man熟練地轉動着開關，中間的小圓窗裏，便有兩條線光，呈半弓字形擺動着，另外兩條垂直的光線表明着兩個電台，從分割上，對照一張特製的圖表，使用者便可以求得自己的位置

可在了。

室內還有雷達，直到晚上，由候上尉的領導，我才看到它的使用。

跨出駕駛室，艦的左側正觸目驚心地飄浮着一隻帆船，她在玩皮的海浪上面歪歪斜斜，前傾後倒，老實的船夫只有半半地板着他的舵，張起嘴來注視着這只從他身邊浩蕩地擦過的「洋船」。

這幅尖銳地對比的畫面，殘酷地矜惕着我這個中國人。因為我似乎看見一個漫畫家在那隻可憐的木船上寫了個「中國」，而在這只大艦上寫了個「U.S.A.」。(十二月三十日)

· 第二天 · 一齊轉到了六六〇千週率

留聲機老是哼着「當你的愛人走了」那一個個重複的旋律，有效地加濃了官廳裏的單調的空氣，我讀完了那張今天出現的油印的「峨嵋新聞」，便再也忍不住往脚，逃到外面尋找新的享受。

海洋罩上了面紗，細雨飛着，空氣格外新鮮了起來。但是上帝好像有意不願從那位王少尉的希望，海上還沒有風波，船安靜得像在內江裏航行。

「好嗎？」我拉着二位坐在鐵墩上面看海的「峨嵋的孩子」。目的是想為自己驅走這份難挨的寂寞

「馬馬虎虎！」玩皮的肥巴掌移動了一下白帽子：「老在船上攪，單調！單調！」

「在這地球上到處旅行，還不有意思嗎？」

「有是有意思」，但我總不想老這樣幹。」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天真地笑了。

這裏似乎浮現了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大部份從美國 N.Y.O 回來的孩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在滬越勁來了。他們剛剛從海的那岸帶回來了一些中國所急需的技術和知識，他們又想把他拋棄，而去走別的道路。這原因，據我和幾位海員討論的結果，不外有二：第一政府對於海軍人員缺乏有效的鼓勵；第二中國一般社會對於海軍重要性的麻木無知，使在海上奮鬥的人在陸地上找不到溫情。——今日我們實在應該把「到海洋去」的口號叫得和「到天空去」一樣響。

所以艦長梁序昭上校說：「我認爲談到中國的海軍建設，最主要的還是看我們有沒有人在「想」建設海軍。假使真的下了決心想幹，弄起來也不是一樁了不起的難事。」

這位十四歲就進烟台海軍學校的上校，便開始用濃重的福建腔敘述他過去在學校、在南京、在桂林、怎樣辦刊物編雜誌，爲自己已所從事的事業而宣傳的故事。

他目光轉向海軍部新聞處的李先生：「我們現在需要兩種刊物，一種是一般性的，以加深社會上對於海軍事業的興趣；一種是學術性的，以作海軍技術的研究。」用力抽了一口「幸福的一擊」（烟名）：那種連我們自己都不愛看的公報式的刊物，就千萬不要辦給別人看。」白烟被噴了出來，瀰漫在這間精緻的小客室。

下午又晴了。大衣、圍巾、手套固然已經毫無用處，連毛襪也令人熱燥不安。因爲我們已經南下了四個緯度，到了溫州的海面上。向西望去，漁船密得像誰在海上撒了一大把芝麻。

晚上八點鐘，一切的音樂都噤了。全艦飄蕩着一種堅定的浙江調子的語言，這音樂裏有欣慰、有信心，有熱情的鼓勵。官廳裏面的人拋下了紙牌、畫報、和小說，輪機部剛下班的軍士不去洗澡，竟油起身子，斜靠在柱子上，也閉起眼來陪着大家聽。

因爲現在艦上所有的收音機一齊轉了六六〇千週率，蔣主席在那裏廣播他的除夕演詞。（十二月三

十一日)

· 第四天 · 酒香浮在翠藍的海

當峨嵋航行到緯度廿五度五十五分，經度一百廿度十七分半的閩江口外，擦過東大島的燈塔而過的時候，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秒鐘，跟我們帶來一個新的年度了。

如果船還在上海，「峨嵋的孩子」們是要舉行一個盛大的同樂會來跟他們的「媽媽」慶祝她在中國的第一個新年的。峨嵋新聞元旦特刊寫着：「現在我們走了，那些被約好參加舞會的上海小姐們，今天要望洋興嘆了。」

天是長空萬里無雲，太陽輝煌得像在向大海微笑，海扭動着翠藍明亮的臉，白色的浪，湧出來，又躲藏起；一閃一閃，像有人在這寬大的綠緞上飾抖着銀花。

這個海上的一九四七年的第一個日子，的確是漂亮的。

中午餐桌上，每一付刀叉的旁邊，都出現了一張印了「恭賀新禧」的紅色的菜單，上面打着菠蘿蜜，鷄湯銀絲麵、豬排、火雞、煎洋芋巧克力冰淇淋。大家穿上了制服，輕快的笑語，從這間暖洋洋的餐室的每個角落裏爆發了出來，沒有音樂，但節目的喜悅的調子，却響着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梁繼長的勤務兵忙着在客室的橢圓形的台子上，鋪上了白布，擺下兩隻大蛋糕。下午三點半鐘，一個愉快的酒會在這間紅地板的小廳裏開始了。客人們擠得肩膀碰着肩膀，大家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主人提着瓶子，在人叢裏穿來穿去，屋角的電風扇性地旋轉着，把酒的芬芳驅逐出了小圓窗，飄浮在南中國的翠藍的海面。

有人剛剛丟下了杯子，剝脫下墨爾登，急忙地穿上草蓆，準備回到那轟轟隆隆的機器間。他扣着最

後一個鈕子，裂起嘴來笑：

「我的新年已經過完了。」

（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 第五天 · 香港的燈光和暗霧

四天的共同生活把我們的情感の河開撞開了。主人和客人都覺得日子過得太快，東南海岸太短了。因為今天我預期可以到的地方是虎門，在這個地方大家都要分手。

輪機長林少校靠在甲板鐵欄上，熱情地對我說：

「同我們一道去馬尼拉吧！那裏的華僑一定歡迎你們新聞界的朋友的，因為他們希望了解祖國，也希望被祖國所了解。」他舉出今年夏天八艦自美國回來，巡行各地時，是怎樣受僑胞們的狂熱的歡迎。一個小兵在旁邊插着嘴：

「古巴有一個華僑姑娘便要拖我和他去結婚，那天晚會裏，弄得我真難爲情。」

「不要吹了，跟我來！」一隻油污的手拉走了這個陶醉在回憶裏的人。

十二點半鐘，淺灰色的丘陵，隱隱地出現在我們右前方的海面上。「鳴」的一聲，「峨嵋」試了一下沉默了四天的嗓子。

人陸續地走出來看，但是播音機又發出了權威的聲音：

「快進港了，沒有穿呢制服的人，不准到外面來。」

有一位軍官巡來巡去，幫助這個命令的執行。

船駛進了狹窄的鯉魚峽，就可以很清楚地望見九龍和香港。九龍的海岸上，有吐着白烟的火車在移動。他的對面的那個島嶼上，建築物堆砌得像孩子玩的積木。

表面上看來，這個袋形的港是平平靜靜的，不像黃埔江上那樣擁擠匆忙。但是島的山頂却埋在一大片黯淡的雲霧裏，似乎在向「峨嵋」說：

「昨天你過了喜悅的新年，今天這裏却沒有歡樂。」

船打算暫時停下，僱一個領港後，再向虎門開，孩子們在忙着。

晚飯前，今天不開的消息傳來了，因為領港說，這只吃水二十六呎的船不能再向前去。電台上馬上發出了一個電報，要廣州派船來「引渡」這批要去廣州的人。

一隻小划子游到了我們的吊梯旁邊。

「上岸去，幾多錢？」

「有沒有行李？」船家佬說廣東話。

「沒有。」

「一個人五塊港幣。」赤脚的老板娘回答着，他是我們四天來見到的第一個女人。

只有一個請假回家去的人匆忙地跳上了船。他的伙伴跟他開玩笑：

「細佬，你的媽媽不認識你了。」

夜裏，從小窗探望香港，使我回憶起四年前在海棠溪所見到的重慶夜景。島上的燈光比山城的固然輝煌得多，但是那裏能够驅散依舊在山頂上罩着的暗雲！

（一月二日）——寄自香港

第二批官兵赴英接艦剪影

齊國勳

前年六月，政府徵招赴英接艦參戰官員百人，學兵千名，官員係海校出身，學兵規定年廿五歲以下，學歷高中以上思想純正，體格健全之青年，當時報名應考之學兵殊多，幾達原定名額五倍餘，而選取標準，除年齡、學歷、保證人、介紹人均合格外，則以陸軍醫院之體格檢查總評為依據，赴英日期，原定為前年七月初，因交通梗阻等影響，遲遲未能成行。旋因抗戰勝利，中英政府更變計劃，乃決定先選派官員廿六人，學兵二百一十四名先行赴英學習，選派標準，則以能直接接受英文講授訓練者為原則。行期一再拖延，至前年十一月初，始於「飄飄雨素雪，烈烈北風涼」之情景下，乘中航機先後由渝飛印。

抵加爾各答後，再趁車赴孟買，寓英國皇后軍營。該軍營位居世界聞名之孟買新街，房舍潔淨，設備齊全，光線充足，且面臨海灣，襟帶丘陵，所謂廣寒玉宮，恐亦不過如此。

官兵到齊後，即開始受英國操法之訓練，由英國一位上尉及上士負責，為時四星期，每日按時作息，未或懈怠，期中曾舉行體格檢驗及智力測驗，結果身體欠健未能赴英受訓者計廿五人，認為科學不夠程度者近百人，其淘汰率幾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後經我政府再度交涉，除體格欠健未能赴英受訓返國外，官員赴英十八人，學兵一百八十七人。所謂智力測驗，即橫的考試，題目繁多而解答簡單，舉凡推理、聯想、判繁力等有關之題目，無不羅列，並藉此可以測定各人教育程度，常識豐富與否等等。其結果，英方視為甚屬重要，作為將來選科及施教之參考；惟題目多用英文，故英文較差者，自不能盡使用其智慧，故其結果亦不足作為判斷一人智力強弱之準繩。

四星期英操法訓練期滿後，會由英駐印海軍代將在孟買英國皇后軍營舉行檢閱，成績至佳，該代將詞中會有「足法齊一，服裝整潔，足為新海軍之代表」等讚語。

去年一月初趁澳洲皇后號運輸船，由孟買起程赴英，需時三星期，取道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蘇彝士運河，地中海，出直佈羅陀海峽而入大西洋，經地中海後，天氣漸涼，風浪亦漸大，過直佈羅陀轉入大西洋時，風號海嘯，白浪迎船頭而過，官兵中無海上經驗而未嘔吐者，幾不達百分之十。

抵英海軍軍港朴資茅斯之次日，即在停泊該港之皇家戰鬥巡洋艦「榮譽」號開始入伍訓練，為期三月，訓練之主要內容為一般船藝智識之灌輸，如繩結、航路規則、信號、錨艇、海軍禮節等。學兵分八組，每組二十餘人由一位中士訓練員負指導責任，官員因人少未分組，而由中英連絡官英人賓漢少校，海軍槍砲官瑞德少校及上尉二人負責官兵之一切訓練事宜。訓練方式，則講解、實習、電影教育相互並重，負責訓練人員則苦口婆心，不厭求詳，務使各人能明瞭實用為止。入伍期中，每週均舉行簡單測驗，並隨時舉行口試，以考核各人之心得，對各人工作勤惰與否亦時作考核，以各次考試及考核之平均數為總評。

入伍訓練期滿後，即行分科學習，分科標準為根據各人志願，智力測驗成績及入伍訓練總評等；分科內容，學兵計分槍砲、雷達、信號、魚雷、電機及魚雷艇駕駛管理員等；槍砲、雷達、電機、信號諸科目中又分修理、使用、繪圖等節目，每人祇限選習一種。學習時間則視各學科性質而長短不同，其地點亦因各學科而異。如學習雷達修理者，需時一年，地點在朴資茅斯，學習雷達使用者，需時六月，地點在利物浦之人島。學兵等級與所選科目之關係亦甚大，如選習魚雷艇駕駛管理員者，則對該科目學完考試及格後，全部為中士或上士，學習槍砲者，一部份為中上士，學習其他科目者，極少為中上士。英國對士兵之考選殊嚴，凡由兵晉升為軍士，必須有豐富經驗，卓越才幹及選科考試合格等條件，蓋其素

認軍士為軍中之骨幹，在軍中佔極重要位置，此與我國之視士兵如敝屣者迥異。至官員因在國內對海軍學識已具根基，故在英國大都學習次級（Ship Course）或補充新智識，故其分科無足描述。

英國訓練，素以「嚴格」為主，故官兵受訓期間，生活情形頗為緊張，六時起床，七時早餐，八時半集合指讀操課或分配工作，九時至十一時半及下午一時一刻起至三點半鐘止，均為操作時間，下午三點半鐘後則由各人自由活動或進修，放假亦可上岸，每人每星期能享有放假權利三次；未成年人放假上岸，必須於晚十一時半前返營，成年人則准於次晨七點鐘前返營，自星期五下午起為週末假期，享有週末假期之權利人員可於次星期一十二點鐘前回營，並發給免費車票，一般咸認為短期旅行及假期生活，足可舒暢精神，恢復身心疲勞，對工作效率及學習能力均可增進。此外，每隔三月或結束一長期之課程後，約有十日或二星期之假期。課餘之消遣，視環境而定，如在艦上，則球戲，電影，歌唱，寫讀等為唯一方式。上岸則視各人之所好，如在岸上受訓，則網球，高爾夫球，足球，溜冰，游泳，跳舞，彈子，車騎等，舉凡對身心有益之娛樂或活動，無不俱備。

官兵待遇，自出國後，除國內薪餉照支外，官員每人發給治裝費五百四十美元，途中旅費，在岸上每日每人為八美元，在海上為四美元，學兵服裝與英國士兵同，由政府統籌辦理，不另發治裝費，旅費為官員之半數，即四美元及二美元。抵英後，自開始受訓之日起，照英國官兵待遇起支薪給，每二星期發薪一次，加海外津貼數目，每日薪給如下：

海軍少校 Lieutenant Commander C. N.

一鎊十五先令

海軍上尉 Lieutenant

一鎊二先令六便士

海軍中尉 Junior Lieutenant

一鎊一先令六便士

海軍少尉 Sub Lieutenant C. N.

十八先令

輪機上尉 Lieutenant (E.) C. N.

一鎊五先令

輪機中尉 Junior Lieutenant (E.) C. N.

一鎊四先令

輪機少尉 Sub Lieutenant (E.) C. N.

一鎊一先令六便士

海軍上士 C.P.O. (for all branches)

十二先令

海軍中士 P.O. (for all branches)

十先令四便士

海軍下士 Leading Seaman (and all equivalent ratings)

九先令三便士

一等兵 Able Seaman (and all equivalent ratings)

七先令

二等兵 Ordinary Seaman (and all equivalent ratings)

六先令六便士

三等兵 Boy (and all equivalent ratings)

五先令便士

又士兵每月發服裝費六便士，成年士兵發酒費三便士，按英國慣例士兵服裝在入伍期發足所需服裝後，此後概由各人自行購買，政府不再發給。

至此次之輪機士兵乃在英中國海員中所招收，其待遇參酌彼等在英商船之收入，以每月每人廿六鎊十四先令十便士及十九鎊九先令發給。

上項薪給，以目前匯率折法幣計算，一海軍少校約月入一百二十萬元，海軍三等兵約月入二〇萬元，以英國物價較戰前漲率甚小，幣值安定，故每人月入足夠每人或維持家庭之用，且英國對軍人福利事業，辦理至為完善，每城市均設有青年會，海陸空聯誼社，聯合俱樂部及軍人食堂等，中設有理髮室，遊藝室，閱覽室儲藏處，食堂，盥洗室，臥室等，價廉舒適，每日費四五先令，約合國幣三四千元，即可膳宿。

官兵膳食英國官兵同，每日三餐，并加點心。牛油，牛奶，咖啡，茶，果醬，肉類，麵包等為正常

之食品，數量少而營養足，平均每人可日得一千八百卡熱量之食物，其每人每星期所得之食品約如下：
茶葉二盎司，白糖半鎊，臘肉三盎司，乳酪三盎司，牛油二盎司，魚十圓約二鎊，雞蛋二個，牛奶二鎊，價值一先令七便士之肉類及一先令之果醬類等，麵包則視各人之所需。英國食物價格甚為便宜，茲舉一二，即可推知一般：重一鎊之罐頭臘肉，價二先令一便士，合法幣一千四百元；一鎊麵包，價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合法幣七十元；牛油一鎊，價一先令五便士，合法幣一千元，餘類似。

此次赴英受訓官兵，因行止端正，態度謙和，努力學習，殊得英人好感，尤以學兵七十二人，官員六人參加倫敦勝利大遊行時，博得各國一致之讚譽，一改其過去對中國人民油頭油面之舊觀念，遊行完畢時，各國軍隊向我官兵簽名留作紀念者甚多。

查英贈我軍艦計巡洋艦「震旦」號一艘，漢特級驅逐艦一艘及摩托江防艇八艘，「伏波」號砲艦已於去年十月間，趁澳洲皇后號在英受訓期滿返國之官兵接收，因艇小未能自駛回祖國，故人船分開而行，該八艇於今年二月當可由英運輸船載至我國，餘艦艇將於今年九月及明年由我留英海軍駛回。

英國管理制度，素為世界冠，舉凡組織，行政，考試，考核，福利，訓練等無不完善而合理，其人民恪守紀律，勇於為公服務之精神，實為國人望塵莫及，其艦隊龐大，非歷其境不能知其概況，瞻望強國，回首祖國，深以為憂！

中華海軍學員在英受訓中

要

我國東濱大平洋，海岸綫東北起自遼寧之鴨綠江口，（北緯五三度五〇分）西南迄於廣東省之北崙河口，（北緯一〇度）長凡七百五十餘公里。此外孤處海洋中的島嶼，像海南島，台灣及其他小島猶未列入；要保衛這綿延長的海岸綫，非有現代化的海軍不可。建立新海軍，在整個國防政策上，決非一紙計劃可告成立。在勝利後的祖國，雖處於萬分艱苦困難的環境下，還是不顧一切的在策進；在上海的高昌廟，還有北部的青島，那裏有海軍軍士兵學校，以及海軍軍官學校，一羣英勇奮發的青年，在那裏受着嚴格的訓練——也就是未來的新中國海軍基幹部隊，他們努力地學習各種不同的科目，預備將來替國家服務，保衛祖國的海岸。也有從這一羣裏挑選出一批優秀的青年士官，由國家派遣到海外盟國接受新的學識訓練，豫備回國來建立新海軍。這裏我特來介紹一批在英國普萊茅斯（Plymouth）軍港受訓的中華海軍學員的動態。

普萊茅斯是英國皇家海軍的中央根據地。那裏的冬季氣候，幾乎天天飄着雪花。受訓的地點是在一隻大兵艦上——冒險號（Renown）上，那是一艘有四萬噸排水量的巨艦，是英國海軍中第一大軍艦，說起他的煌煌戰績，煞是可愛；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冒險號是英國皇家海軍主力艦三艘中之一，造於一九一六年，餘二艦已在此次大戰中被軸心機所擊沉，此艦也算幸運，未曾罹難。過去英皇檢閱海軍，均以此艦為司令艦，太平洋戰事發生後，美故總統羅斯福及英首相邱吉爾都曾在冒險號上開過會議，商謀戰略，故頗著聲譽，名聞全世。冒險號排水量號稱四萬噸，係登記數量，實際上不止此數。馬力十一萬匹，裝有十六吋砲六門，高射砲六門副砲八門魚雷管二個，建築費達三百多萬金鎊。

在中國時所發給之全部服裝，全部繳銷，換着發來的是穿上英國式的制服。每人計發到大衣一件，雨衣一件，呢制服二套，工作服一件，皮鞋三雙——二黑一白，白西裝短褲三條，長褲二條，羊毛襪三雙，襯衫五件，大毛巾二條，衛生衣褲二套，毛織衫一件帽二頂，其他零星用件若干，估計這許多東西，價值相當龐大。在英國的物資統制，說出來真令人不信，你非有政府所發給的配給證 *Coupon*，即使腰纏十萬，也決不會買到一根毛的。不論一塊小手帕亦然如此，而且價昂貨劣。吃的東西則准吃不准帶出。難怪這一次在蘇聯舉行的外長會議出席的英國外交官，吃東西狼吞虎嚥了。普萊茅斯從德機侵襲轟炸，至今還是瓦礫堆積，戰痕隨處可見，猶未見恢復也。至原有電車軌道現今皆擱置不用，而以公共汽車代替，一些也不見到擁擠，不比上海的交通阻塞。軍人憩息地有 *Club*，那裏什麼都有，吃的，穿的，玩的，往遊者均為海軍，而且各國海軍都有，女海軍也有。可見他們對軍人之優待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英受訓的海軍學員，學習的基本訓練已經很順利的完成了。在分科分送到各專科學校去肄習他心愛的學科以前，他們自己每人都選擇自己所希望的功課，分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志願。他們所學習課程的範圍，可以分做：

(1) Engine Room. *Stoke* 輪機

(11) Communication 通訊

1 Visual & Signals 旗語及燈語。

2 Wireless Telegraphy 無線電。

(111) Seaman 海軍

1 Gunnery 槍砲

a. Qualified ordnance 砲手

- b. Quarters rating 指揮
- c. Control rating 管理
- d. Anti aircraft 高射
- e. Layer rating 艙
- 2 Asdic submarine detector 防潛水艇
- 3 Torpedo fisherman Seaman torpedo man
- 4 Radar 雷達
 - a. radar control 計算，測量
 - b. radar plotter 繪畫

這一羣赴英受訓的海軍學員，他們將接受盟國幫助我們建立新海軍的專門學科，一批批的學員要分送進各專科學校去研習功課，他們身處異鄉，很關懷離開祖國的國內情況，準備踏上祖國的土地，好努力的為國家服務保衛這五千多年的古國，七千多公里長的海岸綫。

海軍光榮的一日

王白虹
汪宗藩

上海海軍基地司令部代表海軍總司令部接收分配日艦的消息已傳得很久，終於在這一日（七月六日）上午九時舉行的接收典禮給證明了。

清晨，天氣是那末的晴朗，溫和的微風，輕輕地吹拂着。記者懷着無限興奮的心情，坐着海軍基地司令部為我們特備的吉普車，加緊馬達，彷彿風馳電掣般的向前進，大約二十分鐘，便到達目的地——接收日本兵艦典禮的會場——海軍江南造船所。

這時，血紅的太陽，已經升上天空了。

下了車，首先看見的，就是海軍江南造船所大門的一塊白底紅字「接收分配日本軍艦典禮」的橫額。再走進去，約百碼之處，便是接收日艦升旗典禮的會場，這裏也就是江南造船所的船塢，D字碼頭，兩側懸着各式通語旗，鮮豔奪目，分配日本軍艦中最大一艘二千四百九十噸的「雪風」號驅逐艦，即停泊於一號與二號船塢間的碼頭，它是曾經參加過擊沉威爾斯親王號，為日本軍閥侵略戰爭中建過「殊勛」的海上利器呀，而今已卸除武裝分配我國，這正可作向懷侵略迷夢的野心家的股艦呢，其他七艘均成直線形靜泊江面，這時，日本的軍艦上還掛着斗大的太陽旗及俘虜旗各一面，二百多個曾被日本軍閥驅使作侵略戰爭的日籍海員，垂頭喪氣，「啾哦」！「啾哦」！地在唏噓着，好像是在懺悔他們過去的罪惡。

司令台正對着「雪風」號驅逐艦，為一長方形石台，四週亦懸着各色的五彩通語旗，台之兩邊樹立

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風飄展。光芒萬丈，台後為司令旗旗竿。

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他很早就到來了，由基地司令部新聞室葉主任壽康陪着，向「零風」號巡視，他連接着說：「這是我國海軍有史以來最光榮的一天」，吳市長的代表張彼德先生，師管區司令傅正模將軍及外交部駐滬辦事處主任陳國廉先生等，也先後來到，各界來賓及海軍官佐眷屬等不下二千人，他們有基地司令部新聞室人員招待着一批批的參觀分配日艦後，一個個的臉龐上都浮上愉快的笑容。

海軍第一基地司令部司令方瑩少將，和接艦處處長楊道釗上校，也於八點四十分鐘到來了，方司令身穿着白色海軍制服，神采奕奕，以主人的姿態，很忙碌而又愉快的應接着來賓。

時間很快的溜過去，九點鐘到了，這個隆重的「接收日本軍艦典禮」在雄壯的軍樂聲中開始，方司令，方主任委員及傅司令楊處長邵處長等都陸續登司令台，美海軍上尉高沙，我國駐日代表海軍少校鍾漢波等亦相繼上司令台，主席方司令就位後全體肅立奏國歌，旋由方司令致詞稱：「人類文明的基礎，是建立在和平與互助之上，這不僅是全世界人們所一致迫切要求，也是一切正義和真理的結晶，因為這是人生的目的，自然的現象，絕對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違反或者毀壞的。和這相反的是戰爭，尤其不顧公理，而存着侵略野心所故意激起的戰爭，不幸得很，過去日本少數軍閥，竟然誤入歧途，以致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整個的日本人民，還是愛好和平的，所以現在日本能够脫去軍閥的蒙蔽和操縱，而漸漸地覺醒，向着民主和平路上邁進。

這次中、美、英、蘇所分配的日本軍艦，一共是九十二艘，分開三批交給四強。第一批是三十二艘，分作四組，每組八艘，用抽籤的方式來決定，中國這回所得是第三組，驅逐艦三艘，護航艦五艘；第二批大約是第一批之後的兩星期，第三批是在第二批之後的兩星期，中國共可以得到廿三艘。今天是日

本把第一批日本軍艦送交中國的一天，我們在這裏舉行升旗接受的典禮，我想我們有兩點意思來報告，並且我們一定有這兩點的認識。

第一、公理不是強權所能變更的、所以公理，當然是符合大眾的要求、而為某一時期大多數人所贊同的，所樂於接受的。凡是違反時代的潮流，違背人類的願望，醉心以強力是恃，抱着侵略野心，陰謀詭計，疑忌他人，以隣為壑，而不肯遵守世界秩序的國家，其結果一定要得不償失。換一句話，就是要失敗的。現在全世界人民的目標，都是歸心於民主與和平，這也就是公理所在，假使要想用強權來變更的話，難免自食其果了。

第二、和平是用互助才能維持，自從達爾文的天演論發表以後，一般人幾乎誤認為戰鬥是人類本性，為求生存的必要手段，這是絕對錯誤的。因為人類根本有更好求生的道路，就是互助，只有互助，可以避免戰爭，而維持永久的和平，這不只是人與人間，擴而至于國與國間，才能够消弭今後慘酷的戰禍，並且互助完全合於民主的精神，而是我國數千年文化的真諦，為完成 國父最高理想世界大同必經的階段。

這一次將日本的軍艦分配給中美英蘇，其意義不是戰勝國取得其賠償或戰利品，只不過證明真正的公理永遠存在，同時是臻進日本維護和平的澈底表現，使世界的安寧可以保障，并且促起人們的注意，我們的結論；人類幸福獲取的方法不是戰爭，而是互助。

最後，這次辦理日本軍艦的分配，蒙盟軍總部的各官長詳盡的計劃，與駐日我國代表團密切合作，以及日本海員熱誠的把各艦安全送到，此中工作，從分配到送達目的地，值得我們欽佩和感謝。繼由方主委致詞稱：「在今天的接收日本軍艦典禮中，我們看到日本太陽旗慢慢收下，同時我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慢慢升上去，這真是我們中國最光榮的一個典禮，想一想過去我們的海軍是怎麼樣，而日

本帝國主義的海軍又是怎麼樣？但是在日本軍閥逞凶鬪武的結果，我們中國却能和盟邦同時接收日本軍艦，這意義是多麼深刻！我們今天接收日艦，不能僅認作是我們的光榮，也應當替日本七八千萬的大和民族可惜，我們人民是愛日本人民的，可是在侵略主義之下，日本軍艦却不能不被盟邦接收，這是一個教訓，使大家知道人類應當和平，在這次戰爭中，盟邦同心協力撲滅了東方日本和西方德義侵略的火焰，其中美國又盡了最大的力量，我們應當感謝，並且感謝這次管制戰後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再由吳市長代表張波德先生致詞略稱：「中國抗戰八年中，海軍出力甚多，尤其在抗戰初期阻止日寇溯江西上時，厥功最大，中國海岸綫自東北至海南島，綿延甚長，海軍需要極殷，故今後我們應當加強海軍建設，但道並非是我們侵略野心，今日世界人類切需和平，而國內外却仍多野心家自私自利，不惜擾亂和平，我們為打擊彼等，必需團結一致，維護真理和平，而建設我們的海軍。」

接着便是舉行升旗，首由司令台發出命令，繼由旗台懸起長方形（三道白條，二道黃條）號令旗一面，是時「雪風」號艦上即遵照號令旗升上角形預備旗，通知七艘日艦降下日本旗及俘虜旗，日本旗降下後，司令旗竿上再度懸號令旗，通知「雪風」艦，「雪風」艦再懸上預備旗通知其他七艘，於是在雄壯的軍樂聲中，我光輝燦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徐徐升上艦頂，本軍官兵及來賓等二千人均肅立敬禮，莊嚴肅穆，在典禮進行中，美國海軍高沙上尉，取出收艦證明書，由方司令及日領隊緒方中佐等相互簽字，表示這八艘軍艦我方已正式接收，至此隆重的升旗典禮，遂於鳴砲奏樂聲中宣告禮成。

在典禮的進行中時，各報攝影記者及中電中製二電影廠人員，都紛紛將每個鏡頭，攝入開麥拉，以留永久紀念。

最後，便是在江南造船所大禮堂招待各界來賓，禮堂四週的白粉牆壁懸着令人醒目紅字大標語：「重建强大海軍，努力江海先驅！」「維護世界和平，完成革命事業！」桌上都擺着潔白的桌布，擺着各

色茶點，來賓們濟濟一堂，都充滿着歡欣愉快的心情，至十一時四十分始賓主盡歡而散。（王白虹執筆）

由接收日艦紀事申我們知道八艘中除「雪風」號艦齡稍大外，其餘都是一九四〇年以後的產物，論其設計與構造尚稱新穎。并聞此批軍艦日本建造時之目的原為對美作戰之用；假如我們將與其他陸續來華的各批艦隻和英美所贈我的艦隻配合起來暫時可組成一支可用的小艦隊。

八年抗戰，我國力耗費殆盡，尤其是海軍全部力量差不多都犧牲在江陰、馬當、鄱陽、金口諸役中，連養育後一代海軍的力量也幾已不保，所以說抗日戰事結束時，海軍力量殆等於完全消滅亦不為過。舉數字來說，抗戰前夕我國海軍力量僅有四萬餘噸的艦艇，目下軍艦總噸數不會超過四萬噸，這是連英美已贈送我們的艦隻一併計算在內。加上此批及以後數批之分配日艦，當能超出抗戰以前之數字，但與實際需要相差仍遠。我國海疆素稱遼遠，僑民衆多，近又有返回祖國版圖的台灣，與西南沙各島，其海岸綫更加延長，所需要海軍實力當在百萬噸以上。盱衡時局，正為多事之秋，對內欲求統一，掃除建國障礙，對外欲制止侵略者之野心，維持和平，建設一強大的海軍，實為當務之急。

一九四三年卡薩布蘭卡會議時，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在一切的戰爭中勝利是由海上的力量決定的，因此海軍所決定的計劃當是最好的計劃，目前祇有太平洋戰區才是一個海戰的區域，所以太平洋戰區應該是一個最重要的戰區。」不但那時如此現在與將來還是如此，第三次世界大戰來時，太平洋無疑是重要的一部份，海軍還是決定的力量。美日太平洋上之爭奪戰就是很好的一例：太平洋上幾次海戰的結果，日本海軍主力被殲，各島嶼上日軍孤立無援，只有「待斃」或投降。美國藉龐大的海上力量得將戰爭帶進了日本本土；然後第一第二個原子彈投下，戰爭結束了。當然在這裏我們也許要認為幾次海戰，空中力量佔着重要因素，然而空中力量的根源還是從艦上來的。所以海軍在海洋相隔的國際戰爭中，在未來還是決定的力量。

原子彈出現以後，有人以為今後海軍將大大減少其功能，比尼基實驗結果并不如一般所預料之甚，所以至今尚無任何國有減削海軍之議。具有原子彈之美國却正在撥一筆大款建築數十個海軍基地。我們在這個時候不但不應懷疑這個力量，而且還應時把島國國民之觀感，時思何以與海洋國家如英日（日本遲早是要與我們恢復邦交的）等國家相處，而求無被侵凌之虞。

這多年來國家一切力量集中用於對「敵」之上，對國民教育道德無疑的在比重上相對的減輕，因之政府或社會之任何作用皆有腐蝕之可能，如發「國難財」，「抗戰財」，「接收財」等等。軍艦尚未到手，就聽說有人主張將他們改為商船，擴大其官僚資本的勢力，這種腐化思想與動機足以阻礙新海軍的建設與我國的國防，我們不能不有所警覺。

我們希望政府立刻配備此批軍艦，慎選其官兵，加以堅強的訓練，用於保國衛民才不愧對抗戰中殉國的諸海軍先烈，才能建立新中國海軍的基礎。

（汪宗濂執筆）

觀日賠償艦接收典禮記

林漢達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同時也是歷史上光榮的一頁，這樣的日子，是不可多得的，尤其是處在現階段的中國，所以我們要把這天，不要輕輕的放過。

八月三十日的上午八時，青島大港：舉行着一個盛大接收典禮，那便是接收日本第三批賠償艦的升旗典禮，這給予全青島的中國人民興奮得實在可以，在這隆重的接收儀式下，全青島人民有着一種神祕的心情和心酸，他們希望着中國能永久這樣的光榮下去。

歷史對罪惡是無情的，八艘曾經掛着血紅的太陽旗担任侵略任務的日本軍艦，現在成了被解除武裝的俘虜，死靜地躺在膠州灣了。它們從此被解放了，新生了，青天白日旗重新賦予他們以輝煌的生命。

典禮在八艘俘虜艦中最大的一「宵月號」驅逐艦上舉行。青市黨政軍機關首長，新聞記者和海軍儀仗隊，樂隊，站成三條直綫圍繞主席台，海風輕柔地拂動着交叉掛立的大幅國旗，太陽照耀得每張興奮的臉子發出紅光來，海軍第二基地司令董沐曾主席報告說：「四強分配日本艦隊還有第四批，共有八艘到十二艘，盟軍總部定九月間分配給中美英蘇四國」。接着，他回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繼而掀起太平洋大戰，全世界十萬萬人民站在正義的立場，共同打擊侵略者，終於一九四五年獲得勝利。他說。這次麥帥分配日艦，是解除日本武裝，防止其侵略野心再抬頭。他警惕大家說：「我們應該努力建軍，和盟邦共同維護永久和平」。

警備司令丁治磐將軍接着被邀至詞，他說：「由於聯合國的勝利使得我們的海軍獲得復興，我們高興，我們可以保障世界和平——因為我們海軍建設起來，不是用以侵略的，而是保障和平的力量」。接

着他以沉重語調說：「我們的海軍艦艇，會列過世界第三位，但在甲午之役，全被日本俘虜了，日本就以我們這些艦艇作基礎建設強大起來。這點——必須記起，他們是爲了侵略，所以才得着今日的後果，因此，希望我們海軍的同志以保障世界和平，保障民族生存爲建軍目的，才不辜負我們俘虜來的這些日艦」。

因爲有麥帥的代表皮爾斯在場，他們的演講又經過一次翻譯。

最後李先良市長被邀說話，他以興奮的聲調說：「今天在青島接收日艦是青島的光榮，因爲事變以前青島前後海，都受着日艦的威脅，這恥辱是最深的，今天日艦一掃而光，可見青島市民是怎樣的高興」。

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盛典，就在莊嚴雄壯的樂聲中完成了。隨後，是董司令代表海軍司令部簽署接收單，兩張交麥帥代表皮爾斯帶回去，一張留呈海軍總部。

這時，一羣記者由海軍軍官領着分組參觀這八艘軍艦，第一艘是驅逐艦「宵月號」，三千四百八十五噸，第二艘是自殺艇母艦，一千八百噸，其餘六艘都是護航驅逐艦。

記者參觀的是自殺艇母艦，這是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冬天，爲着要應付太平洋日益惡劣的戰局，經短短三個月的功夫造成的。他的主要作用，便是輸送自殺艇攻擊對方艦隊，自殺艇內貯炸彈，艇上僅有一兩人，遇到攻擊的目標時，便脫離母艦下海，一股勁兒衝撞上去，碰個「你死我也死」，就跟自殺飛機一樣。

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日本帝國主義在戰爭末期，作着多麼瘋狂而絕望的掙扎，這艘母艦聽說參加過沖繩島海戰兩次，時速二十二海哩，護送這一批軍艦的領隊前田一郎及日本駕駛員水手五百多名，到達第二日，即乘護送艦離開了膠州灣，要是他們親眼看我們舉行的接收典禮，該是何等的心情？這是耐人尋味的三十日啊！

一九四七，八，三十日於青島

海軍軍官學校素描

員文

海軍軍官學校是我國海軍的最高學府，也是現代化海軍的搖籃，它是順應「積極重建新海軍」的呼聲而產生的，今春曾一度擴大組織，由主席兼任榮譽校長，陳總長兼任榮譽副校長，桂代總司令兼任教育長，魏參謀長濟民氏調任副教育長，這個舉府，由於責任的偉大，乃漸漸引起朝野人士一致的深切重視了。該校係於去年創辦，設臨時校址於上海高昌廟，曾於去年秋季開始招生，先委託各省市教育廳局負責初試，選送體格強健之優秀高中畢業生共八百名，在南京參加極嚴格之複試，結果取錄一百八十餘名，經過一年的淘汰，現在還留一百七十八名，這一批驕子，就是戰後的第一期學生。海軍總部為求合乎戰爭的實際需要，目前，教育方針就改變了，不再與戰前一樣，現在是着重於一般常識的獲得，的確誠如桂總司令所說：「沒有高深科學頭腦的人，決不能做一個高級海軍軍官」，本著這一個宗旨，故海校學生在軍事訓練之下，必須同時學習航海與輪機，四年的課程確有相當繁重；要是這樣，才能訓練健全的海軍幹部出來。如果要求深造，須待將來依各人之志趣而定，再分別對航海與輪機等作專門研究。

海校同學嚴守軍紀，絲毫不亂行亂為，一切均服從官長的指示，在滬一年，從未鬧過亂子，創建了光榮的校風。同學精神飽滿，生活嚴肅，對於公共事務非常熱心，處處表現「先公後私」的優良作風。且根據「機會均等」的原則，輪流負責各種公務，根本沒有一點苟且的心理。海校對於體格，非常重視，每日運動時間共有二時半，舉凡各種球類田徑及器械，莫不備至。同學時常努力練習單雙杠，將對艦艇生活有莫大之幫助。并成立「海聲話劇團」，經常準備節目，以備必要時演出。另還有音樂隊之組

織。至于學術研究，以前的海軍學校，任何課外讀物均不許看，甚至連報紙也在禁止之例。可是現在則大不同了，祇要有空時間，在可能範圍以內，一切課外知識，均可自由研究；且同學舉辦「海潮月刊」，可發表各方面之文章，公開討論學術問題。

在七月二日結束本年度上期期考以後，校內一切事宜，仍然保持常態：至七日起，就開始利用閒暇，分別實習，分成八組，輪流至內燃機廠，修械廠，外鉗廠，內鉗廠，鍋爐廠，電機廠，造船科及造機科等地實習；第二中隊亦分成八組，率派先赴「中練」艦上實習，每日工性六小時，對於各部門都見識一次，由於實地工作與承受前人經驗的代價，實較讀「洋Book」的效力來得大。閒有閒時，則分批在游泳池或汽艇上實習，專門有指導員負責教練。談到海校的游泳，若不能游一千五百公尺，則沒有達到及格的標準。

兩個月的實習期滿後，就打算在青島開學，青島將是海校永久校址，校舍距海濱約五六里許，是德國式的洋房子，環境相當優美，這裏的設備又極完善，實驗儀器，一概俱全，實為海軍頂好的訓練場所，本年招考，國內外分八個試區，有志的青年朋友們！中國海軍現在極力建設中，需才孔急，希望你們踴躍地考進來，海校第二期就由你們來組成。跨進了這個校門，國家是非常的優待你們，官長對待你們如同家人，格外親愛。待將來對國家民族，實有莫大之厚望焉。（八月九日稿）

中國新海軍的搖籃

——青島海軍訓練團——

北起遼東半島，南迄海南島，中經渤海，黃海，東海，南海，蜿蜒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的我國海防綫，在此以武力為生存要素之時代中，當抗戰之前，用以防衛的海軍總噸數是四萬四千餘噸，約等於一艘主力艦的噸數；至抗戰發生，即首遭敵所摧毀。

然而，海軍到今天也已經滿了一週歲！

「東負勞山，而臨黃海，西抱膠州灣」，這形勢，說明了青島是一個卓越的海軍基地。照美第七艦司令柯克上將的說法「青島港口之優良。為遠東第一。」在幽靜而雅美的海陽路上，迎着海風，徐步前行，一行驚心怵目的標語映入眼簾：「無海防即無國防！」寫這標語的圍牆裏面，有一排整齊宏偉的建築。這兒便是中國新海軍的搖籃，或者說是：「中國海軍的黃埔」——中央海軍訓練團的所在地。

當美國決以剩餘軍艦二七二艘贈送我國，作為新海軍的基礎後，發達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誰去接收，管理，使用這許多軍艦？」那時，蔣主席在重慶與美第七艦隊前任司令巴貝中將洽談後，孕育了中央海軍訓練團的種子，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派研習海軍極極有心得的，曾任我駐美海軍武官及軍政部海軍處處長的海軍上校林祥光為主任；海軍中校陳贊揚為副。

海訓團雖冠以「中央」兩字，實際上是中美合辦的。美第七艦隊為此特地組織了一個「中國兩棲艦隊訓練團」，他們簡稱為「ATG」，協同負責訓練事宜；不過，對外則用「顧問團」的名義。以成

丁上校副之。下設訓練課，軍醫課，軍需課，人事室，交通股等。共有官二十餘人，兵六十餘人。薪餉係美方自給。

一切訓練所需的器材和設備，百分之十九皆由美方供給，總值達法幣一百億元。我們配合的建設，尚不及億元，一年來，中央撥發的經費亦不過五六億元，由成立海訓團任務決定訓練的方式，這是一種仿照美國戰時緊急訓練方式，正如海訓團所喊出的兩句號：「即訓即練，即練即用」學員均係海軍總司令部遴選前來，大都已自海軍官學校畢業，受過一番基本的關於知識上的教育，再授以最新的使用即能服務海上。

訓練分「陸訓」，「艦訓」兩階段。「陸訓」設各專門訓練班，有航海輪機、槍砲、船藝、電機、信號、電訊、雷達、電羅經、砲火指揮、修理小型船艇、機械等班。使每一學員自模型、圖表、教育電影及教官的解講中先瞭解各種技術的使用，俾進至「艦訓」階段能駕輕就熟。這期間約需十二個星期至二十個星期。

「陸訓」完畢，開始實際的艦艇訓練。這一時期很短約六個星期至八個星期，受訓期滿，做着海的夢，夢着有一天穿起美艦的海軍制服的大孩子們，便實現了他們的理想，成爲一名合格的海軍，服務於他們受訓的那條艦艇上，生活緊緊地和海連繫在一起。

「五十與五十之比」——廿五歲的槍砲教官盧振乾說：「中美雙方相等的負責訓練。星期一舉行中美聯席會議一次討論訓練進度。每星期六舉行中美聯合檢閱一次，同時，每週週末舉行考試一次。」海訓團另設有政治部，負責訓育事宜，主持人是曾任政治部第三廳副廳長的陸軍少將陶濂亞。

韶光易過，一年了。畢業的已有六期，共計軍官二百名，士兵二千名，接收美贈艦廿七艘，約六萬一千餘噸，已超過我國戰前海軍噸數一萬七千餘噸，此等艦艇，均已先後編隊服役，巡戈於全中國海面

。在遙遠的西沙，南沙，團沙諸羣島海面，亦可發現它們的影蹤。

尚在受訓的有軍官一百名，士兵五百名，這是第七期了。

此外，海訓團另設有三個訓練班：（一）軍需班：造就軍需人材。（二）軍官補訓班：士兵提升為軍官考訓回訓練。（三）見習官訓練班：海軍軍官學校剛畢業的一批學生在此受訓。

盧振乾領導記者參觀各個教室。在美國的活動房屋中、未來的海軍們正在孜孜的學習着這是信號，這是雷達，這是雷達……軍事是一切科學的總匯，而在海軍方面尤其如此，「在廣博的海軍學識和技術中，他們或許尚正是一批小學生呢！」我這樣想；「但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我們走到一條軍艦上。這是一條四千餘噸的坦克登陸艦，曾參加菲律賓之戰，受過傷，業經我方接收，現在艦名「中訓」，供「艦訓」之用。我參觀每一部門，立頂鑽，眺望浩瀚的海際。我像進入一種夢想到有一天這廣闊的海面上都是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軍艦！但我立刻為自己的想頭感到一種沉重的負擔！艦上的一位同志指着雷達告訴我：「用這個機件，可以偵察到前來的飛機是英國的？蘇聯的？日本的？……這是一種秘密！美國人沒有教給我們！」他說着，自己感覺寒慄地笑了。

海軍的生活，是比較富於情趣的，在受訓時，除八小時的課程外，學員們得到充份的娛樂機會。他們組織有一個俱樂部，設備頗完全，每星期放映三次電影。先前還有週末跳舞會，或許是覺得奢侈了一點吧，後來取消了。在薪餉方面，海軍較高於陸軍一級。即一個海軍中尉相等於陸軍上尉的待遇。在海軍上服務時，另有津貼，約合薪餉十分之六。

一年了，真不容易！本月廿二日是海訓團成立的一週年紀念。在這混亂的一年中，海軍方面有了這點基礎，不亦是聊可自慰的麼，雖然，這個貧血的嬰兒，喝着美國的「牛奶」，穿着美式的「服裝」，玩美國的「玩具」，還是那麼瘦小，單單接收美國二七一艘剩餘軍艦的官兵訓練，還不知要化多少心血。

，歷多少時間；（目前第一階段，只接收登陸艦，隨後接收補給艦、巡洋艦等等。）但我們想到黃埔在那個初創的時期，不也是像一支弱小的幼苗嗎？而後來，成爲了中國新軍的中堅！現在我們祝福它——中國新海軍，壯大起來！（杭舟自青島）

參觀傷艦醫院

陳常煜

——浮塢「立品」號特寫——

鷄尾酒會在下午三時三刻鐘散席了，人們都不約而同從浮船塢的左邊鐵梯魚貫似地爬上第三層甲板，開始參觀這傷艦之醫院內部構造。

到了第二層甲板，海風呼呼地侵襲着人們的身子，每個人都帶着緋紅色的雙頰，在甲板上熙熙攘攘來往地詳細參觀這層甲板的構造，甲板上是士敏土填平的，距離十步光景就有一洞空氣筒，聳立不動，高度約有四尺五寸左右，圓寬度，要兩個人環手擁抱才得攔住，這邊甲板共有十幾個洞，比較平凡，人們從甲板頭跑到終點，假使神經衰弱的人俯首望下看，是要心驚胆跳的，因為第三層甲板高度已經拔海三十多尺了。

第三層的右邊，和左邊差不多，但要到第四層甲板，是要打從這裏經過的，第四層是懸掛旗幟的地方，是這次美利堅國旗的降下地，再上去一層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搖高空的所在地，是浮船塢最高的終點。

再從左邊的甲板上中央所在地的鐵梯門往下鑽進便是第二層甲板了，這裏頭有洗澡和燒飯的地方，面積非常寬大，工作的時間不會有不愉快感覺，從容不迫，電燈日夜高懸着，電扇的風使工作者解除窒息，燒飯，洗衣裳全部利用電力，只要技師好好駕駛着，是不要費半點的人工，工作非常方便，左邊的第二層甲板是膳廳和技工的宿舍，預備排列十分齊整，內部的桌子，凳子，床板完全是用鋼鐵鑄成的，

緊固得很。

下面的一層是機器房的配備，有發電機三座，電鋸可以鋸鐵，並且儲藏着很多器械設備，很够修理受傷的船艦，器械的各等可算不少，不勝枚舉，相信常川場內的技工們要不是分工合作，也許會弄得莫明其妙的。

兩傍的三層甲板參觀完，已經花去半點多鐘，爲了好奇心驅使，再繼續參觀停架場內的鋸木船，這條小船大概有川走安海至廈門的凱歌輪一樣大，船身平底圓頭，鋼鐵是它的皮膚，船艙是機器房，也有小發電機，支配使這條船的南去北來，船上有房間，和工作場所，並且安排着好幾條的鐵鋸，（電力發電）很可以證明是鋸木所在地。

鋸木船爬下來便是浮船場的心臟地，場面遼遠得很，有三百七十五呎遠，場的上面有幾十堆用樺木砌成的架艦的堡壘，很整齊的排列着，它的功用就是給受傷的船艦停泊的，受傷的船艦駛進這裏頭，經過些日期修理，很快地恢復原狀了，因此浮船場才有艦船之醫院的名稱。

一口氣參觀這座傷艦之醫院的輪廓，爲了進一步認識這座從來沒有到中國領海的傷艦醫院，特地訪問海軍造船所陳文麟所長，他說：「此次美國根據卅五年三月十七日簽贈一百多艘艦艇的條文，特地配備兩座浮船場，一座分配在青島海港，一座就分配在廈市海港，歸造船所使用，這座浮船場長約三百七十五呎遠，闊約八十四呎遠，吃水量三十九呎遠，浮水量九呎遠，在美國艦隊，配備十七座，在戰時功用很大，戰艦遭着敵對猛烈砲火轟傷了，它馬上出來服務，只要把機器發動，它就像潛水艇一樣沉下去九呎遠，場內充滿着海水，讓鋸木船駛出外面，受傷的戰艦便可以駛出外面，受傷的戰艦便可以駛進場內停泊修理。進場以後，修理技師很迅速地展開工作，不久的日子就會使受傷的戰艦恢復原狀，依照這座浮船場只能容納八千八百噸的戰艦，噸位雖然不大，但是裏頭的發電機，其中兩部是四百五十基

羅瓦特，等於廈市電燈，還有一部可以供電整個的鼓浪嶼，廿四小時內要消耗三加倫的電池，數目相當可觀，全場技術員工需用一百卅多名，海軍司令部已經派王衍球擔任場長職務，將來備配正在長生的中國軍艦工作，浮船場的需要是多麼迫切啊！」他講完了這些話，時針指着五點了，海風起勁地吹來，冷氣一陣陣襲襲人體，我們才告別這座剛從關烏拉來的傷艦之醫院，駕着十七號海軍砲艇乘風破浪地回來。

第一艘印艦到京訪問

艦長招待記者們吃咖喱飯

簽名簿上留下融洽的友誼

今天一清早雨濛濛，但南京十多位記者，却仍興沖沖跑到下關中山碼頭，印度同業夏赫麟，顯得比別人更高興，他在人叢中，東跑西鑽忙着招呼；遠處江中停着的是他祖國第一艘來華訪問的軍艦「哥達伐里」號，他望着望着禁不住又興奮的微笑了。

真的，難道這不是值得興奮的事嗎，中印兩個古國，在一天天靠近，誠如那位和藹粗壯的艦長加瑪克所說「我們有的是幾千年以上的友誼，現在我們不過是把這種友誼重新濫習起來就是了。」

加瑪克是三十四歲的老水手，他十六歲便開始海上生活，怪不得他說有點疲倦，想回家陪太太了，他一點也沒有普通艦長那種威嚴，愛對大家眯眼睛，說笑話，當我們的汽艇駛近艦邊時，他便伸出手來向大家歡呼，於是大家一擁便進了他的艦長室，喝起啤酒來。

他先向我們致簡短歡迎詞，又說一點這艦的歷史，然後引導我們參觀，他吩咐軍官們說「帶他們參觀任何地方，除了廁所，讓他們問水手任何問題，除了政治。」

「哥達伐里」號是一艘一千四百噸的STOOP，艦上有四吋大砲，六尊深水炸彈和雷達設備，相當現代化，是英國駐日佔領軍的一部份，帶領我們的軍官，遵守艦長的囑咐，把我們從艦橋帶到鍋爐間，從鐵錨說到自來水，到底層時，水手們正在一把一把抓着吃飯，無錢電唱着印度舞曲，艦長說這些水手雖

然屬於各省籍各宗教，但相處非常和睦。

這艘是皇家印度艦隊的六艘Ship之一，艦上二百四十四個官兵，可說全部是印度人，只有兩位就要退職的英國軍官，一位丹麥機械師，和一位中國電氣工程師，在艦上碰到這位年青臉圓而有點害羞的新加坡僑胞劉瑞樑，可說是意外的愉快，他說加入英海軍有三年了，那時他在英國，艦長打趣說「他的愛人也在英國哩，」害得他臉紅了半天。

艦長留我們嘗嘗印度飯的滋味，牛肉青豆和崖飯，全都放了很重的咖喱，吃完之後，大家張着嘴直喊辣，艦長大笑說「要不要我來給你們的嘴巴打扇，」吃了水菓之後，大家才把嘴閉上。三點多大家起身告辭，行前又在簽名簿上簽了名，寫上「中印友誼萬歲」。當大家跳上汽艇的時候，太陽彷彿也高興了，從雲縫裏伸出頭來，給這中印關係的新頁，洒上美麗的光輝。

記海軍浦口工廠

當你踏上了浦口輪渡碼頭，朝着走邊拐過去，就可看見一堵大圍牆，錯雜地擺列着十幾幢房宇，不大顯著的大門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海軍」浦口工廠，這是中國新生海軍工業的一支幼苗，它正在困難的環境裏，日漸茁長，日漸壯健！

這廠的前身是在日人侵據南京後開辦的海軍修理工廠，勝利後，由前軍政部海軍處接收，去年五月移由海軍總部接管之初，真是斷壁殘垣，滿目荒涼，工廠裏原有機器，七零八落的躺在蔓蔓長草的荒地上，因風吹雨打而滿生了鏽，幾幢破爛的房子，更是東倒西歪，快要倒下來似的，誰看見了這衰敗的現象，都會發愁，但最初奉命擔任廠長的海軍中校沙大鵬，他卻咬緊牙關，力承這艱巨的開創局面。

在人力物力雙重缺乏之下，漫漫打開新天地，今年初，沙氏奉調其他要職，即由副廠長楊珍山少校遞升他的職務。

現在這個廠已略具規模，可以說在長江下遊，除了上海江南造船所之外，就要算這個廠了，他擁有七個工場，和在揚州的一個附屬工廠，兩百噸以下的船舶，可以利用上墩，把它從水裏拖到岸上來修理，二百噸以上，四千噸以下的可以着工人，到船上去修理，這六個工場是機器鍋爐，鑄鑄，銅工與電桿，木工，船體與船槽，擁有幾百個技工，和二三十個職員，雖然每日工作九小時，但每個人並沒有感到什麼辛苦。

這工廠除了承修海軍艦艇之外，還接修商家的船舶，（當然是要收費，藉此可以獲得若干利潤），從今年一月至六月，修理了二十條商船，利用這一筆利潤，廠方開始擴充事業，新的辦公室建造，工人

福利也舉辦了，目前還在劃建築工人宿舍，開辦義務訓練班等等，這廠現在已辦得差可自給自足了。

目前它的職務，還着重在修理方面，輕噸的船舶，像魚艇和小型砲艇，都在計劃建設中，一支輕快的江防艦隊，將來要從這廠里產生，巡戈在內陸航綫，構成江上鐵的長城，這是一幅美麗的遠景，但相信不久就要展開在我們的眼前。

官僚作風在這裏是絕緣的，職員與工人間的感情是非常融洽，他們都充滿了相互的學習精神剛出大學的年輕工程師，向經驗豐富的技工們虛心求教，技工們也普遍地要求學習新的機械智識，這充分表現了我國民族工業的基礎，正迫切地需要科學和技術來奠定。

廠長楊珍山少校，是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海軍軍官，他從十三歲起，就獻身海軍，他在國內讀完了海軍官學校。國外曾經到過德國和美國深造，在美國他是邁未亞海軍學校的高材生，去去隨美贈艦返國，他是一個非常精明強幹的人，海軍浦口工廠的有今天，他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

在一個雨後的上午。楊廠長陪着我參觀了這工廠，當他撫摸着一個零件，一塊鐵皮，臉上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絲兒微笑，一絲兒慰快，這是他寶貴心血的結晶呵，雖然他說距離理想的目的，正遠着啦！

他目前準備把廠內的池塘，流澗和長江連接成爲一個小型的船塢，使船隻能夠避風，同時對目前的修理，和將來的建造工作，也感到方便。

建設海軍，是目前迫不及緩的國防建設之一，它的完成，除人才的訓練和培養外，海軍工業的建立與發展，更是很重要的一環，桂代總司令目前正朝這方面着手，陳總長對這個工廠，也相當重視，相信再過一個時期，這個廠的規模，將更加龐大，成爲新中國海軍工業的中堅，無數輕快船艇的搖籃，讓我們祝福它吧，祝福一支幼苗的成長。

記海軍新聞工作者

誠雲

假如你曾經有機會在海上飄泊過的話，你一定也有過孤寂的經驗，你看到過多少良辰美景，白雲蒼天，碧波萬頃，沙鷗點點，落日餘暉，你一定對造化奇功讚嘆無已，覺得有一番詩情畫意無從宣洩，而同時，陸地上的社會，因為看不見你，而把你遺忘在天涯海角，你需要精神的食糧，你需要娛樂和慰藉，你需跟整個社會仍舊連在一起，這個時候，你會想到海軍是如何地感覺到這種煩惱和苦痛。

海軍的當局，不但開精竭慮地研究官兵的訓練、作戰、艦械、給養，他們也同時注意到這個問題，經過考慮與設計，他們用海軍新聞處的一個機構，來解決官兵們的孤寂，於是，一道橋樑在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建立起來了。

這不是一座五彩的虹橋，而是一座堅實的，鞏固的橋樑，一端架着社會，一端架着海軍。

一年多以來，工作的表現，有着顯著而優越的成績，工作者分佈在總部，各學校，各基地，各艦艇，實施政治教育宣揚三民主義，放映電影，演出話劇，敦請名流學者作學術講演充實運動器材，舉辦全軍運動會，成立中山俱樂部，設備圖書館和巡迴書庫，訪問艦艇和家屬，慰勞作戰官兵，舉行音樂會，發行海軍月刊，編印海軍叢書，宣傳海軍的故事，報導海軍的消息，聯繫社會關係，接待新聞記者，蒐集海軍資料，研究海軍立法，佈置生活環境，辦理全軍的福利事業，拍攝海軍電影，和海軍活動照片，遣派隨軍記者籌辦橫型圖表展覽會，招待社會參觀軍艦，以及海外官兵通訊，這一座橋樑，上面川流不息地交通過無數的事件，這種掛一漏萬的記載，誠不足以表示它的成就，海軍，這新興的國防事業已經深深地印在社會上每一個人的意念之中，而海軍的本身也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

「這井不夠，我們的工作，剛開始，一新聞法就寫幾處，這樣謙遜地說。

一見面，就可以知道他是，極博學深見的學者，他寬廣的美額，充滿了智慧富豐的想像力和設計的
天才，在沒有成規可尋的工作，他自有計劃，有步驟，有熱心，領導着一羣精幹的同志按步就班地做。

「我時常提醒我們的同志，我們是為海軍服務的，我們要拿出服務的精神來做每一樣事，我們工作的
信條就是坦白誠懇，守信守約，我從不以律令去成那一個同志做事，而是引起他們自發自動的精神，
喚起他的誠懇的熱心做我們的工作，凡事耕耘不問收穫，我常以為我們多做一分事，對海軍就多一分好
處，重建海軍是一個新興重要的任務，我們需要整個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副處長包運彭先生是一位法學專家，對國際公法尤其海上國際法有獨到而湛深的研究，他詞密的思
考，使新聞處每一樣活動都適當而精確。

承兩位的美意，使記者得以參觀新聞處的工作，在一個很清潔的花園兩邊，辦公室裏洋溢着緊張的
氣氛，中英文兩部打架機有節奏地在響，有的振筆疾書，有的伏案構思，有的在與人接談事務，有的討
論工作步驟，不過，好幾張桌子是空着的，也不能不引起我的疑竇。

「我們這裏的工作是精動的，全處有四十三個人，經常有一半以上派在外面，江海防艦隊部福利委
員會海軍月刊社，都要有人在各地地方工作，不是坐而言而要起而行，我們只留下必要的人員辦理公文，
而把可能派出去的人，到各地方去服務。」

在花園的另一邊，三五個人員正在忙碌地擺弄模型轉覽，他們在製圖表，寫照片的解釋和模型的說
明，電話鈴此起彼落，都是那樣年青，那樣愉快，流露着充沛的活力。

照相器材室和暗房怕是全南京設備最完善的一個，這些物質是美國贈艦時一併贈送的，有幾種大小
照相機拍電影機，空中攝影機，全付的黑房設備和兩付放大機，閃光燈，沖洗機，印像機，乾片機，膠

片，燈炮，令人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之感，每天的出品，至少三十張，多至一百二十張的。

電影器材室裏的架子上，整整齊齊地放着六部放映機，和影片，留聲機收音機在修理準備發到各艦艇，汗牛充棟的圖書館和資料室存放着許多書籍報章和雜誌和倉庫的米麵一樣，這都是海軍同志們的食糧。

這一羣新聞工作者，都是根據新聞人員任用條例，經過精密的考察而延請來的，軍事學校和大學畢業生佔大多數，雖然沒有個別接談，我從他們工作的情緒和所知道的成績上可以了解他們的學識和努力，而着這羣熱心，能幹，而活潑的青年，我深深地為中國新海軍的前途而祝福。